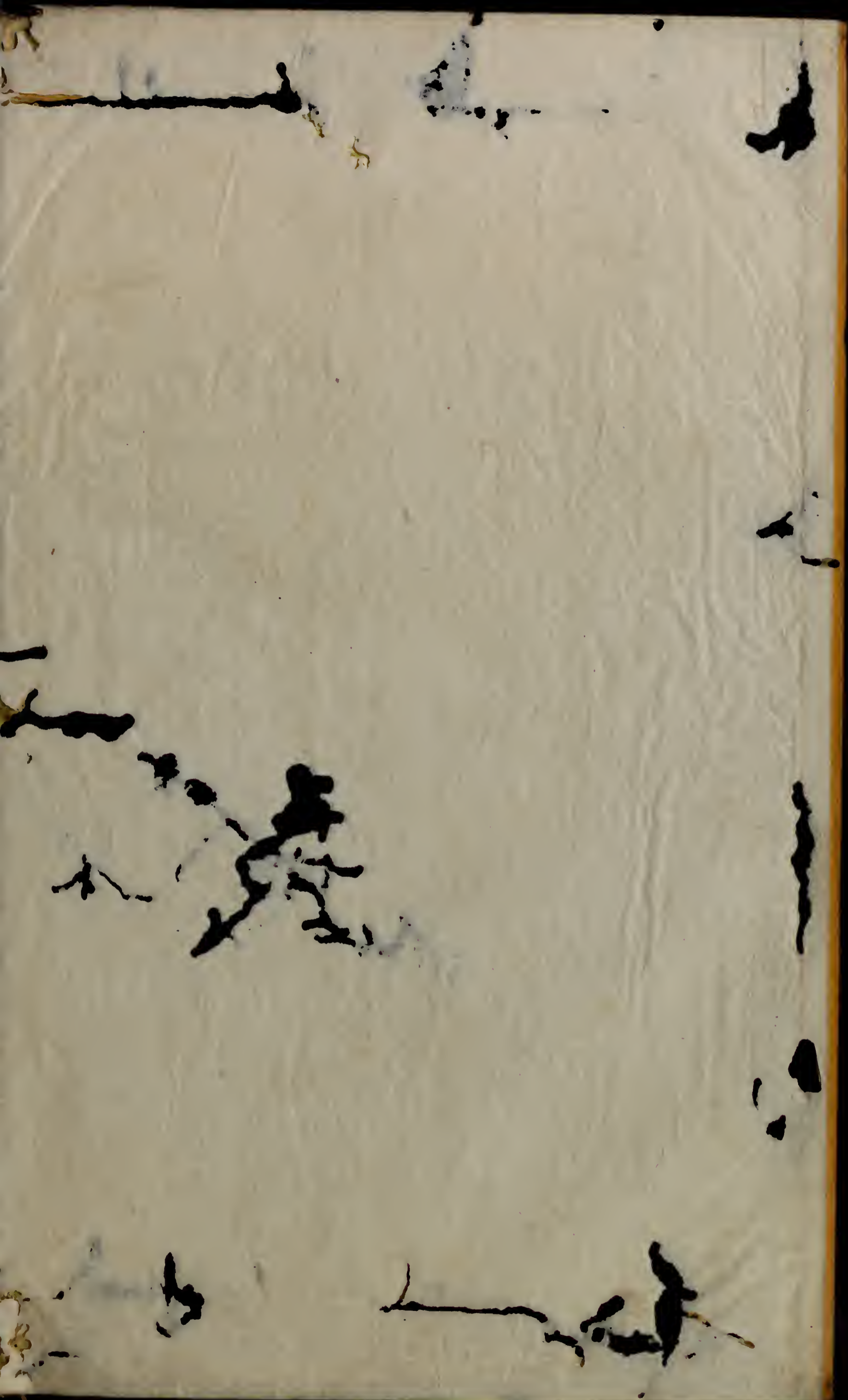


劉啓狀  
招諭文  
書

祭文  
碣銘  
誌  
行狀

# 鶴峰集

利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四

劄

申救宋應澗劄

頃者正言宋應澗之論李珣也王堂以為啓攻擊之端  
起不靖之漸又以憲府為處置失當並為論達其意豈  
不曰李珣賢者也雖有所失不宜輕論應澗何人而論  
斥至此乎既以應澗為非則凡右應澗者舉在指目中  
此近日臺府之所以一空也其愛李珣可謂至矣夫朝  
廷者公論之所在也公論者是非之所由定也為主堂  
者惟公論是司則所當公其是非隨事順應然後方可  
服人心而定國是矣苟不能然而有一毫偏黨比周之

失則何以主一國公論而定人之是非乎夫珥之賢非  
但玉堂知之亦臣等之所知也應涸之失非但玉堂非  
之亦臣等之所非也然今臣等之論不是其賢而反非  
之不非其非而反是之何哉臣等請究言之使珥無所  
失而應涸攻之如彼則誠有罪矣若珥不能無失而為  
言者所論則斷不可護珥之短而斥人之言也夫珥之  
代述時事固非掇拾流聞之比仁傑既言之經幄之  
臣又發之任言責者獨無所論乎措辭之際雖或有過  
中失當之言其不可以此罪言者亦明矣今玉堂之意  
則不然非不知代草之非言官之難斥功反為惜珥之  
心所蔽

力排言官必使珥立無過之地而後已

此何等舉措耶其所謂和平鎮定者此言固似矣雖然  
和平鎮定非可以他求實在於公論之行是非之明而  
已若不顧公論不分是非而一向含糊鶻突苟冀目前  
之無事則人心益疑而國論靡定將來之患有不勝言  
者矣况其所語非必欲出攻擊之端起不靖之漸也不  
過直斥其所失而已若其中所謂匿跡回互詭秘不直  
云云者其言太不近情實以此等語劾李珣則非但珣  
不服罪公論亦以為非此至堂之所以憤激而斥應涸  
不遺餘力者也雖然文彥博宋朝之元老而唐介以行  
賂官嬖劾之韓琦柱石四朝而司馬光以黨附邪議論  
之至如歐陽脩輩則直以奸邪目之以今觀之茲數賢

者果實有其罪乎然而當時不以是罪言者亦不以是  
言數賢何也蓋以言官以言為責雖或過中不可加罪  
而賢者之德不因是而有損也若曰其賢可惜其失不  
可論則是賢者可以肆意為非而人無敢言者矣此豈  
公是非而無偏黨比周之意耶今者李珣雖賢固非若  
彦博韓琦之比彦博韓琦猶不免彈劾則珣獨不可論  
乎應澗之為人雖不可知其以言為職唐介司馬光也  
安有責人以言而反罪其言之理乎論適應澗已無其  
謂又從而盡斥臺官猶恐一人之開口論珣此何意耶  
末路偷靡人思自全仗馬不鳴喑默成敗事之稍涉於  
當路者則雖心知其非而口不敢發上負其君下欺其

心者滔滔皆是也為國者雖誘之盡言猶鮮有其人况  
可罪之而責其敢言乎是惡狗之警盜而烹之也不亦  
惑哉一應洞之遠似不足惜而其關於國體者甚大王  
堂何不思之甚也馴此不已臣等恐偏黨比周之風日  
成於下而直言敢諫之表不聞於朝指鹿之奸近伏軒  
陛而殿下莫得以及知之也然則玉堂愛惜賢者之心  
反為容護奸人之資至此而欲免誤國之罪得乎李耳  
之事實是言語文字之失也論之亦可不論亦可而臣  
等深斥玉堂如此者誠慮後弊之無窮而國事之日非  
也伏願 聖明省覽焉

請遇災修省劄 辛卯冬

弘文館副提學臣金誠一等伏以漢儒董仲舒曰國家  
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  
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使董子而不  
知天則已謂之知天則時君世主遇非常之變者其戒  
懼修省之意當如何也雖然莫仁者天而莫威者亦天  
也可恃者天而不可恃者亦天也莫仁也故人君雖有  
失道之敗而能遇災修省則天心可回災咎可弭此天  
之可恃者也莫威也故人君既召失道之敗而又不能  
修省則神怒彌甚而天祿永絕此天之不可恃者也古  
之明王不恃可恃之仁而所畏者其威也不畏可畏之  
威而所修者人事也人事不修而能格天心者自古及



今未之有也故洪水警予帝堯畏天之心而必以明峻  
德為應天之本又以命禹治水為應天之事身為犧牲  
成湯畏天之心而必以日躋之敬為應天之本又以方  
事之責為應天之事祥桑之法也懼而修德太戊應天  
之本而咸乂一篇應天之事也鼎筴之雝也祗懼不違  
寧高宗應天之本而格王正事應天之事也至如成王  
值風雷之變而感悟出郊宣王遇雲漢之災而側身修  
德者此無非本與事俱舉者也茲二聖四王者莫不遇  
非常之災而皆轉災為祥者曷嘗外人事而他求哉伊  
洛之竭夏亡之徵也而桀不知懼三川之震周亡之兆  
也而幽王不知戒天血地拆天之譴皆至矣而齊王非

從不懼又從而殺諫臣金飛霧塞天之警懼至矣而漢  
帝非徒不戒又從而倒大阿此非慢天而促亡者乎凡  
若此類難以枚舉何待歷數然後知之劉向洪範之傳  
雖曰天狗箕疇五事之徵太公四事之應其可証乎說  
者或付之於幽遠又護之以天數甚者至以為天變不  
足畏茲豈非欺天罔上一言喪邦者乎臣等竊觀 殿  
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宵旰憂勤無滯田盤樂之失有  
典學緝熙之功英明冠古聖智出天拯攬捭綱威福在  
已庶事庶務靡不綜核而整理宜乎人事修於下天心  
應乎上和氣致祥四時充羨而數十年來水旱連仍飢  
饉荐臻天妖物恠層見疊出可駭可愕之變式月斯生

天之見怒於 殿下者極矣上震 凋哀不遑寧息罪  
已求言之 教避殿撤懸之舉無歲無之然而天心未  
回神怒彌厲變異之作愈出愈甚以今年言之三元之  
月地震京師至於焚惑彌月不滅太白逐日經天風水  
之變振古所無燿燿震電有同夏月臣等未知天意如  
何而至此極耶將棄 殿下而不欲扶持全安之耶抑  
愛 殿下而冀恐懼修省耶以仲舒之言驗之天之譴  
告而警懼之者不啻如諄諄提耳而面命也 殿下空  
此而雖欲不懼得乎臣等伏聞前月封下廟堂之書言又  
見頃日荅大臣 聖批深感 殿下畏天之教罪已之  
誠也宗景一言尚致退舍之應況此大荒之 王言乎

允在臣僚孰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乎雖然知過非難而改過為難言之非難而行之為難人君雖有善言而苟無應天之實則亦何益哉所謂應天之實者何也臣等前陳聖帝明王所修之德所修之行也今茲之變雖未知冥冥之應人事之失則不一而足臣等謹冒不諱之誅悉數而極言之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夫天之視民猶父母之視子也未有其子墮死而其父母不傷且念者也亦未有下民失所而上天不震且怒者也是故自生民以來時之休咎國之興亡咸以之判焉蓋億兆安寧則天心悅豫和氣充塞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國以之興黎民怨咨則天心震動

六氣垂矣亡國之徵剥牀之災莫不畢臻而國以之止  
矣如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報天人相與之際豈不大  
可畏哉嗚呼今之民生何如也其困苦極矣其怨咨極  
矣我 國區域褊小介於山海之間土地斥鹵物力綿  
薄民生雖終歲勤動不足以仰事俯育矣加以國無制  
產之道又失撫養之宜實無法之國也以貢賦一事言  
之因土作貢先王之政也而我國則不問土宜之有無  
不分郡邑之大小一例據定俾出童殺其苦已經矣今  
則科外色目不時徵求無有紀程頭會箕歛剝膚搥髓  
以賦民重者為良牧催科急者為能吏刑罰太酷者為  
能辦事損下益上者為能奉公二百六十刑之六慈祥

禮掃者無義而齷齪括克者滔漭皆是民安得不困且  
怨哉賦斂之煩既若是而各司防納刀豎之弊為國大  
害為民大病貢案有常額而民之所納則常額之外所  
謂人情作紙者倍蓰於元數若其防納則各司主人者  
責權其利民雖欲自納其道無由然 祖宗朝則法禁  
之罪至於從邊故牟利之徒猶不能縱恣今則國家以  
為故常戶部之科斂本司之督納不予邑而予其主人  
主人何所懲而有所畏哉主人專利而坐致其富士  
大夫嗜利者亦或效之權重者折簡於監司位卑者私  
囑於守令納尋常之物而徵一倍之利一羊之價至於  
七十匹一豹之價至於數百匹紙十卷至微也而徵材

百許條於小邑弓角筋膠至賤也而歛米百餘斛於民間至微至賤者其價如是則况其重於此者乎殘民之舟運陸輸以充權貴之家者不知其幾何而百姓之膏血已涸矣處士曹植嘗陳晉徒防納之弊以為國家之亡必由於此臣等嘗以為過以今觀之實切時之論也么麼鼠輩固不足責豈料士大夫亦爭奪徒之利名民之害至於此乎嗚呼貪賦之煩既如此防納之弊一如此彼民之起怨咎傷和氣者可勝言哉以力役一事言之役民必於農隙恐傷農也一夫失耕八口受飢一女不織渾家啼寒故孟子以不奪農時為王政之本春秋以作南門示不時之譏者重民力也今則修城浚隍凡百

調發之後不問其時唯以取辦目前為快驅南畝之民以督劃一之功自春徂冬迄無了期春不能耕夏不能耘不耕不耘秋何所獲臣等聞邊郡民田今年不墾者居多云其後之苦如何也至於土木之後則于今凡幾年矣丁丁之斧電掣於深山呼邪之聲雷動於都下千章之木非神運鬼輸皆民力之所轉也猶後之價非天降地產皆樵扞之所出也臣等聞關東山郡民戶多不過數百少或止數十尋虎豹之穴越巖巖之嶺運運抱之材而置之江中牛剖人仆死於崖谷者相望也今年如是明年又如是以有限之力應無已之後子遺之民所餘幾何列邑蕭條村落空虛人烟為豺虎之窟田野



變荆榛之藪 殿下深居九重堂下千里安知其樂之  
若此耶 王子第宅雖不可廢峻宇雕墻無有限制連  
街亘衢者皆新營甲第也不圖唐家木妖之變復見於  
聖世也以垂訓言之非燕翼之謀以財力言之非可繼  
之道 殿下何不念及于此忽永圖而窮民之力至此  
極也不獨此也橫費不節國用匱乏之故申適欠之令嚴  
解由之法雖業去稅存流徙絕戶者必按簿而責納甚  
至於一匹未收者亦不許解由豈非時局艱難之此  
一切之法乎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孔子曰節  
用而愛民蓋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則必至於害民  
故出嗚呼力役之重調度之煩至於如此民之起怨咨

傷和氣者可勝言我以軍政一事言之兵務精不務衆  
言之善教也今則不然生齒之數減於昔時而軍額之  
增倍於先朝常籍丁之日守令以搜括之多為能不  
分傭丐與充額數額數之外又有餘丁則作為別隊編  
稱旅外籤軍總訖流亡相繼為閭帥者按簿而責防守  
令計無如何有族則責其族無族則責其隣無族隣則  
又責於執耕之人一人連亾禍及十家十家不亾禍及  
百戶展轉相仍終至於空簿而後已安在務精之義乎  
池有遠近分防不可不審後有苦歇勞逸不可不均而  
今則不然軍政皆委諸胥吏故防所不以遠近為差唯  
賄賂多少是視故多者得便近少者得險遠其籍兵也

無問苦歇亦賄賂是視故富而壯者皆歇後也窮而弱者皆苦後也遠近苦歇之不均如此軍卒何由得其所哉踐更之法不可不信而戌北精兵初則期以六朔而為邊將者托以防禦不許遠代或有數年不還其者至於七八年之久捐父母棄妻子蟻虱生刀鋼糠粃不盈腹飢寒困頓之狀聞者酸鼻不獨此也債帥之剝割殘酷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視軍民如雞豚惟所啖咀輕人命如草芥惟所斬刈忍氣吞聲無地控訴且十五為丁六十除軍國法也今則乳下之兒盡編軍伍又立四十五年實役之法實役未滿則雖或年過七十者亦在兵籍至於盲人庸丐者疲癯篤疾者舉皆不得免役嗚呼

軍政如此民之起怨咨傷和之氣者可勝言哉以朝廷之  
事言之唐虞九官濟濟相讓文王多士穆穆布列百工  
和於朝庶民和於野天地交泰日月光華風雨時若四  
時玉燭昆蟲草木皆得以遂其生寧有垂氣間於其間  
乎遠至過厲之朝臣工不和互相非議百姓失所詩書  
並興戾氣所感日月薄蝕山冢崩旱乾水溢震電霜  
雹之變史不絕言此非已然之明驗乎 殿下即位之  
初建中和之極以導迪之朝著清明百僚宣協變變事  
大猷之世矣不幸士論携貳一彼一此邪正相寇是非  
靡定數十年間進退消長之幾江河推蕩之勢相尋而  
不已朝廷之不和如此民心之悖惡垂氣之致異無足

怪也唯幸 聖上高明洞燭廓揮乾斷一舉措之間豺  
狼懼伏太平萬世庶幾可望也然權姦濁亂之餘邪議  
橫流士氣頹靡關節大行貪風大振見擯者怨入骨髓  
莫乘時而逞志當官者無意國事惟保祿而容身庶廟  
有三旨宰相臺閣列仗馬言官 殿下腹心無所寄耳  
目無所托孤立於億兆之上獨運於萬幾之煩事有可  
否無人獻替政有得失無人復逆輔養君德者誰歟糾  
繩愆違者誰歟論道經邦者有其相乎折衝禦侮者有  
其將乎譬如濟江河而無維楫中流遇風其覆必矣不  
亦寒心哉加以教化陵夷風俗頹敗四維不張庶幾道  
喪遺君後親之論背公死黨之議橫爲於一世若此不

已子思所謂國無類者無乃不室而近之耶嗚呼朝廷者猶入之心腹也四方者猶人之四肢也未有心腹受病而四肢不病者亦未有朝廷不治而四方不亂者以此觀之今日變異之作天數乎人事乎 殿下知欬變災為祥轉禍為福則蓋亦反其本乎臣等聞傳曰源清則流清表正則影直顧 曰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遠於草偃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言雖涉於葛狗舍此則更無別途此朱熹之所以冒君上之殿聞而進誠正之說者也 殿下誠能遇災而懼修聖帝明王之德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德不以言以一心為萬化之本以一身為萬民之表

自其身心之微而行之宮闈之內達之朝廷之上無一  
不出於正則臣等所陳生民之瘼特措置中一事耳民  
怨何自而興天災何自而生乎不然而覲覲於期會之  
間察察於文簿之末則雖衡石程書符之傳餐亦無禱  
於治也嗚呼 殿下之所憂者災異也以臣等過慮則  
變異之外復有大可憂者也夫國有儲副所以係萬民  
之心而為宗廟社稷之計也今者春官久曠 主器無  
托時期漸晚盛禮不行宗國莫重之事若置諸遺忽放  
過之地者此豈定國本係民心之道乎 宗祊儲祥廢  
趾行慶蠶斯之詩播於歌詠為本為文宜君宜王 殿  
下所自知也 殿下神謀睿筭默運冥冥尋常舉措無

不炳燧燭微懸合事宜而獨此 宗社大計留時引月  
至此之父子自古不早建儲而致危亂者考諸史班班  
可見何煩臣等之說耶抑又聞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人之生也教  
之不素則雖有英資義質其能薰陶成就者鮮矣故先  
王之教太子也在腹而有胎教之正既生而有過問之  
敬孩提而置保傅之官自幼至長左右前後無非正人  
也耳目所及無非正言正事也夫如是雖欲為不善而  
誰與為之三代之所以賢聖繼作國祚長遠者教養之  
具有此故也後世則不然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富貴其所自有也驕侈其所自期也倘無嚴師之訓



畏友之益所與相從者非官官官之訓也。聖賢之訓也。日  
月所為者非闖難走狗。則酒嗜音也。血氣既盛。心志  
既移。然後方施提撕誘掖之功。則扞格而難入。一瞬無  
補於十寒。一齊何益於衆楚。我嗚呼。千金之家。尚以教  
兒為急。宗廟社稷之托。為如何而不預為教養哉。  
殿下若於乙夜之中。念及于此。則寧不為之聖然動心  
哉。臣等職微言輕。宗社大計。非所當與也。然司馬光  
之為通判也。猶以建儲為請。臣等待罪論思之地。區區  
憂國之惻。何敢不達於。絳纈之下。我。一。豈。未。上。范。鎮  
之。鬚。眉。先。白。伏。願。殿。下。於。察。愚。誠。而。留。念。焉。臣。等。不  
勝。激。切。屏。營。之。至。

請停築城仍陳時弊劄

副提學臣金誠一揆理臣沈喜壽副揆理臣李好閔修撰臣金時獻副修撰臣朴堯等伏以臣等伏見近日天氣愆常寒燠失節仲冬垂盡水無片冰或寒風陰曠或土潤蒙濛玉氣中人間巷之間不無感疾百僅一免臣等忝在近密自入冬以來一未嘗入侍 經筵瞻望玉色每念 聖躬調護之難衣服飲膳之如何燕閑起居之如何而頃日迎 勅拜表等禮率皆 親行雖大臣藥房之請亦有所不顧臣等欽仰 殿下感戴 皇恩之盛意而禮成之後又未審 玉候之如何耳近來傳 筵雖出於一時戒寒之慮而在臣等過虞無巧 聖候

慮外廷之憂擾不發於教旨而不無一分未全安常者如其不然而每處溫煖一向畏風則賸理不同外邪易乘滲居淫鬱實非調攝之道也古人有言曰主靜則悠久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順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此皆敬之方而壽之理也伏願殿下善養心神節護玉體勿至於大動勿歸於大流凝頰中和導迎和氣間於溫適之日清履之時或召對或夜對接見儒臣咨訪治道歷推古今則此實進德之隆而躬禦和之道也況今民力疲盡邦本抗隳而左右之臣無一人以身擔當國事夜思晨入者雖咫尺蓬中尚且聒嚙顧望不成端緒加之進見之踈望陞之

隔誰復有韓陸之忠勤懇懇於童叟之間哉以致下  
情日阻群偽并興生民怨於野而上不知矯詐興於  
內而主不聞泯泯芟芟終為無政之國臣等竊傷焉  
何謂主民怨於野耶今茲築城之費臣等已啓於前  
備邊司又策停築之便而今下已晚呼召已集春鍾已  
具為守令者乃曰今若罷遣則是散棄集之功而明春  
之役既勞且復亦不及於巡邊使未到之前矣為民功  
者亦曰今雖勞苦秋糧猶在若為波春則贏糧無策又  
廢種麥而明年之食絕矣莫如忍苦仍後呼邪不絕拔  
於方殷積盈奉之石禁方凍之士累卵之危高至尋丈  
雨雪所沴陽暉所融不待明春而坍塌殆盡長城之築

罄天下之力而猶不能責成於歲月之間而茲城之築  
其高卑延袤雖不敢擬諸長城而無間緩急一時并舉  
生民塗炭之苦罔有紀極況以區區小國之力欲辦於  
時月之中雖欲堅而不顧得乎臣等請詳言內地築城  
之無益而有損也夫城池甲兵是衛國家而扞寇盜也  
臣等雖極無狀亦一蒼生而並在其衛中苟有一毫有  
益於國家則綢繆陰雨之備王公設險之義何敢容一  
喙言其不便也哉自有此東方即有此郡縣其關防之  
設城郭之建皆占其形勢扼其咽喉昔人經理之策已  
無餘筭矣戰爭之多攻守之難在三國十倍於今而內  
地郡縣則未嘗有城池而保到今日安枕之却賊在於

永州金宣弓之克敵在於安城有何山豁城郭之據哉  
今則關防樓櫓遍及於內城搖動人心不便也力綿難  
辦不便也病民彈財不便也築之不堅而年年修改永  
為生民之言不便也一州之城其大未必能容一州一  
面之民而其餘則蓋藏在於村老弱散於野而曰我無  
城守可乎臣等伏聞此役之興一結出布多至十七八  
匹一日償役未至四五斛至如弓矢甲冑之具則其長  
短制度人各異見每經巡點必令改造而後來者又復  
謫之其督改之備舉責民間臣等嘗出入民家審其生  
產窮民雖終歲勤苦及秋公私收糶之後則瓶罌顛倒  
所儲惟橡實菜根糠屬豆葉等物僅資不死而已其有

數石之穀者則稱爲實戶而亦甚罕且其一歲租庸之  
應納與奴婢諸色徵歛之布則歲有常課故竭力預措  
幸得租完則一年之能事畢矣如其不然則筭言終年  
又加以科外之歛至此其煩則民安得堪其命乎臣等  
聞哀哀寡婦強出以供猶不能給自經於林木者頗有  
之二云臣等不意 一聖明之世而有此事也關東則又地  
瘠民貧板築之後尤所難支故逋民纍纍於嶺南山郡  
者不可以數計臣等竊傷焉此所謂生民怨於野而  
上不知也黔首怨叛則鋤耨棘矜是以亡強秦之業人  
和稍合則彈丸句麗足以廢大業之兵今者民散如此  
則雖有城池誰與以守臣等謂宜凡關防古有之地則

歲修金湯以為之固在內地則其未筮者一切停罷已  
禁者存之而已則猶可及民未盡散而得為之所矣臣  
等又竊伏念自癸未變生之後國家收用武臣驟加  
超擢而各位太濫勸懲無章凡用人之道豈可苟也必  
量能而授官隨器而任事大而用大小而用小酬勞進  
秩必以實效而益序無差然後任之者不失選受之者  
無僨事人則不循資格不視踐歷不論賢否至於災傷  
下等解由之法誠先王金石之典贓汙之罪敗軍之  
律在王法罔赦之刑而亦不恤焉彈劾纔加輒復陞秩  
虛譽一報大書皆肆賞罰無所施奸貪無所懲至使駭  
童恃兒穉當大任終自取敗以故軋及雖夥而州鎮之



關亦難其擬矣猶曰鷲鳥能擊罽北道一路而悉委之  
貪酷武夫而技慘毒倍克無厭民散財蕩而邑無完處  
矣至於內地完實之邑并任其噬齧而不為之惜夫嶺  
湖二南實根本之地人材之府而劇邑大河亦付諸武  
士勢將一時崩潰而聖教蕪沒紛謂寂寥凡干文教邈  
若山河文翁之化已不可望而志學之士亦無考問之  
所相與傷嗟而念古焉在昔宋時諸州道判差遣文臣  
其意有在况可以專用武士而併傷其內地乎崇長武  
弁一至於此恐亦非國家之福此實臣等之所不樂也  
何謂矯詐興於內也臣等伏見 殿一自即位以來無  
聲色興馬之玩絕宜遊弋獵之好嚴內治而盡齊家之

道教威屬而杜干預之漸政事息賞之際亦嘗有一毫  
之私介於其間光明正大之治在廷巨僚孰不歎服至  
於嚴密之地訓迪之方非外臣所可預聞而其麟趾之  
美仁厚之性奉承關雝之化以衍慶於百世者則固必  
有焉臣等亦知宮闈絕女謁之行 王子無侈狀之失  
端本清源之治可以表範四方矣第以臣隣無進言之  
義而矯爲之弊無路轉聞於九重 王子慶豐貴之中  
而與之毫之賤得以弄奸於門屏鼯鼠斯役必有當緣於  
宮禁戚里之間則輒恐赫於人曰我是某宮之切屬某  
房之幹肆肆爲招權納賂之計至於尋常獄訟微細除  
拜皆欲以貨賄而圖之各色巧納遍及八區而必稱宮

旨計其準價皮張魚肉鬻之於市曰此乃內下之物金  
銀綵段賣出於市曰此乃內買之物坊里小民沐於聲  
稱莫敢抵牾用貴賤售以應其索而聚首感頽嚴市彌  
泣置鼻然喪其樂生之心矣至於咫尺禁門之內敢肆奸  
計卑品守令有來拜辭者招至羞備門而饋以酒果曰  
此乃某宮之賜也某人有某事於汝邑汝其盡心此等  
之說皆得於傳聞雖不敢謂之盡實然而間者騰播在  
在如此未必無一事可據而演轉至此耳聞之人有識  
者少而愚惑者多誰知 殿下內治之嚴而不歸累於  
聖明之世耶臣寺聞之竊痛焉至於 正子房人則不  
知其真係燕房人與否而濫稱司鑰橫行郡縣諸山寺

剝託為廢堂而征其貨利山澤堤堰占為私有而奪人  
 田土劫要良家作為妻妾附近民丁指為官屬抑辱守  
 令齊制鄉里而京都傍近之山率為梁場江海魚鹽之  
 地悉稱立案一有不順於意者輒稱宗親府關字而令  
 官吏捉送及其到房則無一人得見 王子儀容而責  
 賄賂決放于外曰此乃 王子之令也城中豪悍之人  
 其族類親屬必有干於諸房下人則必謊稱某房之人  
 而獄訟鬪毆稍有相涉則或鞭笞色吏破毀人家坊市  
 之利必奪而有焉睚眦之怨必籍而報焉夫 王子受  
 殿下之訓戒而享自有之富貴豈有奪小民之財產  
 而以益之理哉况下人橫恣之弊則尤作 王子之所

自知也如近日虛稱別監而託託於捕盜者皆出於詐也則臣等益信此事非 王子所知也而愚下之民不知苗折徒懷怨苦之心臣等聞之竊痛焉此所謂矯詐興於內而 主不聞也嗚呼雖事有虛實言有敷衍而入言之習熟衆口之咨嗟乃至於此臣等職在論思敢自忌諱而不為彈陳則其辜息負君之罪死有餘誅而殿下亦何從而得聞是用冒昧不遺微瑣不核真偽而畢舉所聞焉伏願 殿下嚴勅宮闈由戒語君必有 一事或近於此者則明諭 聖旨使中外曉然知其鼠輩所為而實非 殿下之所聞亦非 王子之所知則氛陰蝮蝮一時冰釋而孰不感 殿下光明之德哉臣

等於此實有所汗背為人臣告君必先正其在下之道  
而近年以來士大夫之間貪汙成風關雘盛行而不聞  
有司按察而治之者而徒以此等振頊之說塵陳於  
冕旒之下是豈為人臣盡臣道之義歟伏願 殿下憐  
其愚衷而垂察焉取 進止

啓

請旨浚建閣置官啓

臣等伏以 貞陵封植之事三司論之已盡自 上德  
之已悉而一則曰封植之外更無可為二則曰 先王  
定制不容有異議臣等之惑滋甚焉夫 神德正后以  
太祖正妃主位中壺一國臣民北面臣事則其於生

事矣祭自有正禮而園陵荒廢享祀永絕神人之憾極  
矣國家之羞大矣幸在今日 命以封植凡有血氣孰不  
感激涕以寢宇不建則安 靈無所齋官不置則奉陵  
無人徒有封植之名未免涼薄之歸此臣等之所以日  
日廷爭而不已者也且 太宗於 神德情則母子義  
則君臣也是以於遷 陵也分百官以扈衛於薦祭也  
命二品以為之然則 太宗之事 神德可謂盡其禮  
矣當初二三臣做出謬議使 先后之陵埋沒於草樹  
之中未知此何等制禮而 殿下每護之於 先王所  
定者何哉 殿下平日於奉先追遠之道無所不用其  
極而獨於 貞陵一事草率苟簡如此臣等竊未知

聖立息之所在也伏願更

加三思亟賜一俞

再啓

貞陵一事舉國爭之至於逾年之久然後始下封植之  
命輿情感激得觀曠世之典而該官公事察為苟簡  
之歸 殿下又不許設官建閣此何等典禮耶記曰禮  
非從天降非由地出人情而已又曰易則易子則子易  
子難者未之有也夫以開國 先后橫遭災薄覆園無  
所香火久冷荒涼一杯之土埋沒草棘之中為牧荒所  
踐踏者殆將二百年神人冤痛極矣今日封植之禮豈  
非人情天理之不容已者乎且不以 先后視 神德  
則已既謂之 先后而舉封植之禮則其應行典禮以



易乎以丁字陵彌微稱猶在 先后之列而園陵儀物  
不備 先后之禮易于之雜於是為甚矣哉 敵陵純  
陵雖均為 后妣之陵而追崇之禮當講於母臨一國  
者故陵寢之制不得不減損也該官却援 兩陵為據  
未知何所見也當初丁字閣齋邸之不為建置非有義  
例只因一時之貶薄而然也今以貶薄為未妥而立園  
陵之制則寧有因循不置之理禮官之失既如彼 殿  
下之教又如此使安 靈無所奉陵無人名雖曰封植  
其貶薄之意猶在其中也將何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  
而洩 先后窮天之冤乎漢儒曰嚴父所尊子不可以  
不承又曰子無貶母之義當時議臣之失今不敢論而

所可惜者今日之舉也伏願 殿下更加深思豈從公  
論九千後靈之制一依 先后之禮

狀

申救郭再祐狀 今去更文下同

宜寧郭再祐起兵討賊事曾已累次 啓達矣今者意  
外之變出於計慮之所不到罔知所處之宜極為痛慮  
再祐乃故通政郭越之子南冥曹植之孫晉中間業武  
去而讀書性質朴無文居喪致哀鄉曲頗以孝行稱之  
自變生之初聞兵水使相繼遁走賊之將犯密陽也監  
司金暉謂節制之帥不當在圍城中乃退還靈山旋向  
直溪再祐奮然曰兵水使遁走而不為行刑今又賊出

左道而退走草溪監司可斬也乃杖劍欲要諸路鄉人  
力禁乃止厥後右兵使曹大坤及防禦助防守令等一  
皆望風奔潰數十日間賊犯京闕再祐扼腕慷慨曰此  
董護倭入京貽禍君父皆可斬也稠人廣坐之中常  
常大言一朝乃散家財以募士其妾諫曰奈何為此等  
浪死計再祐大怒拔劍欲斬之妻子衣服亦給戰士之  
妻家業因此蕩盡不免飢餓乃托其妻子於其妹夫許  
彥濬家盡所募壯士聲言擊賊鄉人聞之皆以為發在  
其時宜寧草溪兩邑守令皆戰敗空官而宜寧官廩則  
已經焚蕩再祐兵無見糧乃發草溪及新反縣倉穀以  
餉軍陝川郡守田見龍以賊論報兵使下令捕之應募

者聞之皆有散去之意臣到界之初即貽書招之軍乃  
深探自是一向擊賊不問賊之衆寡必先登馳突故所  
率戰士勇氣百倍無不一當百戰時必著紅綸帖裏具  
堂上笠飾自插紅衣天降將軍馳馬掠陣並來倏忽賊  
雖齊放鐵丸亦不能中或於馬上擊鼓徐行以為行軍  
節度或令人吹笛鳴茄示無懼意或於山藪中多設疑  
兵吹角鼓噪或處處設伏寂若無人賊至輒射殺之或  
逐倭船臨岸追射無日不戰戰必獲勝斬馘之多最於  
諸將射殪者不知其數賊亦謂之紅衣將軍不敢登岸  
作賊宜寧三嘉兩邑人民皆安業力農立穀之盛無異  
平日道內餘城至今保存者再祐之功居多忽聞二道

之師潰於水原有似發狂之人危言妄語無數發說恐  
察雖貽書褒義 啓聞上功亦不同意人或以取禍戒  
之則必接劍而怒今忽再度移檄于巡察營門歷數其  
罪聲言欲討且通文各邑義兵將諭以討罪之意巡察  
移關於臣令宜寧官捉囚臣竊念再祐若實有逆心則  
方握精兵非一力士之所捕若無逆心則一書足以開  
悟即下帖于再祐譬曉多方金沔亦貽書戒之再祐即  
翻然聽順聞晉州危急乃提兵馳援初三日已為發去  
向前郭再祐以一介道民欲犯道主至於聲罪移檄雖  
自謂為國憤憤以至於此跡涉亂民即為討除為當而  
再祐當舉國陷沒之餘能以孤軍奮勇擊賊道內殘民

何為平賊今以亂言即加誅戮則保存餘城禦賊無計  
臣欲為彌縫鎮定之計再三戒勅壽祐已為從順而得  
罪於都巡察使恐難相容惹起他變臣聞乙卯年倭變  
時全羅監司金澍自靈巖郡出走他邑水原前府使尹  
祁時以儒生在圍城中欲拔劍斬之澍不為怒談笑處  
之論者至今稱祁之勇而多澍之能容壽祐之事雖甚  
狂安心實無他監司若如澍之所處則便帖然無事故  
貽書金暉使之善處則無可虞之變而但金暉以叛賊  
已為 啓聞又以他人指喉為言若果以此加罪則非  
但渠不服罪一道人心恐難收拾極為痛迫渠之忠義  
憤發之狀奮勇擊賊之功布著於一道兒童走卒皆稱

郭將軍且聞其善於用兵有將帥之才若以寬狂妄之  
誅則慮或終有成效臣不幸受命之後再逢此變臣  
四月中取路湖南到雲峯縣湖南之人以巡察使李洸  
緩於勤王欲討之或有密言於臣者臣以大義折之  
即議于晬欲通于李洸以備之晬曰彼以勤王之緩  
欲討之可謂義士也若誅此人則一道人心益激李洸  
不處不可通也臣從其言而止今茲再祐之事政類於彼  
晬苟以處湖南之義處再祐則事無難處者矣臣及金  
所戒勅再祐之書及渠答書並謄書上送

馳啓晉州守城勝捷狀

金海留屯之賊聚合三萬餘名長驅并進九月二十四

日分三運襲破露峴之兵二十七日又犯昌原府兵使  
再敗前後死者無慮一千四百餘人軍心沮喪士民潰  
散賊徒乘勝勢如風雨本月初二日進陷咸安初五日  
先鋒騎倭千餘名直到州東馬峴北峯周覽形勢橫馳  
耀兵放使傳令城中視若不見不許妄費一丸一箭但  
令城中騎士五百餘人馳突於賊所見處又於城內通  
望處建龍大旗多張帝幕盡取城中老弱男女皆看男  
服以壯軍容是日申時賊徒還向來路放使即挾驍健  
人登山候望則賊衆數萬結陣于州東十里臨淵臺寺  
處初六月早朝賊自大灘一時長驅騎馬橫馳者或揮  
長柄圓金扇或負白貫黃文金妻畫以雜彩因風擺動



光彩閃爍或者鷄羽冠或者被髮假面或者有角金假  
面各負雜色旗麾或長或廣不知其數或奉青蓋或持  
紅蓋白刃耀日殺氣連天九竒形怪狀驚惑人眼分作  
三運漫山下來一運東門外順天堂上結陣俯擊城中  
又一運自開慶院直過東門外列之於鳳鳴樓前一  
運自鄉校後山直越順天堂山與鳳鳴樓倭合為一陣  
而其他各峯環立之倭蜂屯蟻聚將倭六人皆著黑段  
衣雙立馬多率從倭立於將倭之前步隨女人其數亦  
多順天堂結陣之後銳手可千餘名向城中齊放鐵丸  
有如轟雷飛電三萬餘倭一時大呼聲振天地城中全  
不動搖寂若無人俟其勢衰亦為鼓譟放炮俄而賊徒

巖入間闔或取門板或持棺板或浮抹樓板列之於城外百步之地潛伏板內放丸不絕餘賊四散盡焚西邊民家又撤東邊草屋或研間家竹物或斲高草一時結幕連亘六七里皆圍以青帳將倭則或入鄉校內或駐間闔大家是日載馱牛馬自午至昏自東而入絡繹不絕初更賊一處吹角處處相應衆倭又齊聲大呼食頃而止放丸之聲徹夜不絕結幕處處終夜燃火是夜郭再祐遣沈大升等率軍二百餘名登鄉校後山吹角舉火城中之人亦吹角相應賊衆大驚擾亂舉火登山終夜不寐初七日賊衆自朝至暮放丸不絕又以長片箭亂射城中分兵四出焚蕩作賊數十里內間家盡為灰

燼盡斫遠近公私長竹或束或編多取松教高積於陣  
前斫取大木連絡輸入不知其何用也教使務要鎮定  
軍情夜則令樂工吹笛門樓上以示闒賊中兒童甚  
多或為鄉謔或為京語每日周城外大呼曰京城已陷  
八道崩潰如龍晉城沒何能守莫若速降之為愈也今  
夕介山父來則汝將三首當懸於旗上云云城中之人  
不勝憤怒高聲欲叱之教使禁勿與言是夜月落後賊  
潛之竹編於東城外橫亘數百步竹編內列之板子其  
內積盛土空石層累成阜平臨城內以為放炮避箭之  
所而竹編前遮故我軍初不覺也及朝視之則已填土  
壘矣初入日賊多造竹梯無慮數千又作廣梯編竹甚

密廣可一間覆以網席鱗次連排以為象軍直上之路  
又作三層山臺為輪轉麗城之計教使令放玄字銳筒  
三度洞貫造臺之倭驚懼退去故使料賊多積松枝者  
欲逾城也前遮竹編者欲薄城也預備火具而恐其生  
濕難燒紙裹火藥藏於束薪擬投城外以燃松竹城上  
多置震天雷疾熱炮大石塊欲擊迫城之賊又備長柄  
斧鑊等物擬破輪轉山臺女牆內又多設釜鼎沸水以  
備揚湯灌賊書則伏軍於陴內使不立視多造芻人彎  
弓持滿出沒於陴上嚴勅軍人勿放虛矢常川投石使  
賊不敢近城是夜賊如設竹編漸次近城築土漸高兩  
處山臺構結四層前面懸板以蔽矢石欲為放炮之所

夜二更圍城假縣令趙凝道與本州伏兵將鄭惟敬等率軍五百餘名各持十字炬舉火列立于南江外晉峴上吹角城中之人望見援兵之至即鳴大鐘吹角以應之賊徒驚怖喧噪即燃火各幕分遣伏兵遮列江邊以截援兵初九日曉頭賊二千餘名向丹城之路四散焚蕩一運向丹溪縣為陝川假將金俊民所逐一運焚蕩丹城邑內亦為金俊民所逐一運向薩川倉之路為鄭起龍曹慶亨等所逐日暮還屯留在之後放炮發矢終日不絕負土之後比前尤惡賊登山臺放炮無數城中放玄字箭三度穿過竹編又貫木板一矢則洞貫賊首即死厥後賊不敢更登山臺未時伏兵將鄭惟敬率軍

三百餘名自晉峴至沙遷列立耀兵又救勇士二十餘人勦擊南江外焚蕩之賊及竹物斫伐者留陣倭人二百餘名渡江追逐鄭惟敬乃退是昏賊列炬往來有若相約之狀有一兒童走到新北門前乃本州被擄者也引問賊情則荅曰明日曉頭欲並力攻城云初十日四更初明火各幕載獻出去佯示退歸之狀以急我軍而滅火潛還四更中分二運萬餘名內薄東門新城各持長梯或負防牌或著緦校簠器或割網席裹頭或以蒿草編造為冠以避矢石作三層假面剪人次次登梯以誑我軍然後賊乃緣城騎倭千餘名隨後突進放炮如雨呼聲若雷將倭則馳馬橫行揮劍督戰救使在東門

北隔臺判官在東門擁城率射士殊死力戰或放震天雷疾發炮或投大石或投火鐵或焚蒿亂投或揚湯灌賊賊踏菱鐵中弓弩殞矣石焦頭爛額者無算又為震天雷所觸僵屍如麻方城東酣戰之時又一運萬餘名乘暗潛行突至舊北門外持長梯負防牌勢將騰入守陴者皆驚潰前萬戶崔德良救使軍官李訥尹思復冒死拒戰潰卒復集隨方拒敵一如東門老弱男女亦為之下石投火城中凡石盡發殆盡良久東方欲明賊勢少歇救使左額中丸不省人事昆陽郡守李光岳代守北高臺遠其射士奮勇力戰射殪雙牽馬倭將自四更交鋒日加辰巳賊始退兵兩處戰所死者不知其幾而賊

徒即為曳去投之閭閻烈焰中斬級之數僅三十餘頭  
而賊退後閭家燒骨處處積在將倭之屍則八龍擔去  
委棄被擄人及牛馬狼狽遁去而救使中九將士力竭  
又無繼援之兵未得追擊殲盡極為痛憤救使生變之  
後盡心國事燭燭百五十餘斤預先煮取略倭倭制新  
鑄銃筒百七十餘柄別抄境內幹餘之人常川習教故  
臨戰之時用火藥如水至累崇蒿中以投城外連絡放  
丸以摧大敵大槩一國崩陷之餘無一人敢為守城之  
計救使獨能堅守孤城不藉外援能却大敵不特保全  
一道抑又捍蔽湖南使賊不得長驅內地救使之功於  
是尤大



馳啓兵使金沔身死狀金沔以義兵將為兵使

先生節制嚴明兵使早不相識 先生處心之公正

兵營營吏文狀內兵使駐兵金山地今三月初二日始

得癘疫連日強為行公初五日症勢漸重十一日卒逝

云云兵使本以多病之人養病山村無意世事生變之

初奮一顧身倡義起兵誓不與此賊俱生經年血戰累

摧賊鋒高靈知禮金山開寧次第救復江右一帶至今

保存者多是其功也起兵之後其妻子在近地流離飢

餓一不相見長在知禮陣經夏涉冬暴露風雨霜雪中

人知其必死而此不動念為國之誠炳然如丹蒙 恩

兵使除授之後尤以責大任重為懼親督諸軍進駐金

山之境與善山賊相持賊頗畏縮燒盡府境內閭閻顯  
有過去之迹而積傷之餘卒遘大禍畢命軍中長城一  
壞三軍飲泣天不助順一至於此臣不忿獨處罔知所  
以為計本道軍糧已竭殘兵散盡雖得良將更無着手  
處無狀小臣猥荷天地再生之恩得至今日一息尚  
存之際願與兵使合力殉國死而後已有勇猛將十分  
擇差星火催促赴任道內新喪元帥軍情沮喪潰散相  
繼虞侯既非節制之才守令亦不能誦令故姑使都事  
金頴男為中衛將金俊民為左衛將黃應男為右衛將  
代領其衆以待新閫帥之至

請酬功發粟募粟事宜狀

道內賊勢星州開寧胡次遁去之後時方屯聚善山設  
伏於府西開寧之境以防我軍入攻之路兵使及湖南  
義將等環其疆守而用兵甚難兼且地理平行道路至  
近必有掩襲之患故申勅兵使移陣險阻處以備不虞  
賊果於前月二十六日來襲善山府府使僅以身免又  
襲湖南伏兵殺害五人棄馬十匹而去大槩府人盡附  
於賊受牌安居無異平日我軍所屯處無不即遁極為  
痛憤賊自聞平壤克復之後蜂屯蟻聚者咸有遁歸之  
志而天兵久留不進賊更生氣聞慶歲昌尚州留屯者  
肆行焚蕩有甚於變初全羅舟師失利之後熊川金海  
昌原之賊更有猖獗之漸而各邑軍糧已竭郭再祐軍

飢餓散盡將為無軍之將舟師格軍糧餉不繼勢將自  
潰兵使所率將士亦無支久之勢與賊相持更延旬月  
則土崩瓦解解決在呼吸臣雖萬死亦何益哉富民私儲  
自上年搜括已盡初則謂有賞格頗有願納者實久不  
行民不相信納粟之令前後累下而無一人見應者雖  
緣財穀殫竭所致亦由國法不信於民故也前  
本內本道納粟之人及南原李大胤蘇暹等隨所納多  
少即除影實職許通免賤免鄉等事並為次第舉行雖  
未準石數者限年復戶免役以賞其功則有餘粟者亦  
必有樂應者矣軍卒經年暴露皆是百戰餘生也雖無  
軍功猶當閱勞施恤况力戰有功之士哉臣無可酬之

物只待 朝廷賞格以為激勸之地故不敢掩其功勞  
前後 啓聞不勝其煩瀆臣豈敢掠美市恩以求悅於  
行伍哉蓋民心已離 國勢已去非此終無以登軍情  
而萃人心故也上年起兵之後 朝廷猶不以人廢言  
凡舉義有功之人遍加 恩賞故人有興起之心臣之  
不死至此猶得苟保一隅者秋毫皆 朝廷處置得宜  
也但羽檄交馳軍書旁午該司下吏未及句較或功小  
而先錄或功大而見遺甚至以正兵不斬一級而除判  
官以守門將一度力戰而超敕使奴子斬一僧而其主  
陸三品正職壯士斬數十賊而時無一級之賞其他失  
當之事難以枚舉用此志士掩抑將卒解體皆曰吾等

經年荷戈萬死血戰而功不見錄復何為哉軍情如此故為將者雖日日督戰而專不用命適亡相繼招集無策臣實罔知所以為計也自古失信各賞則雖在平時猶不可為國况此喪亂垂亡之日乎所恃者天兵建瓴而下恢復謂可指日而中道震泥遠近失望如臣者乃朝夕捐軀之人有何顧惜第未知朝廷稅駕於何地言念至此直欲籲天而無路也本道凶饑振古所無鋒刃餘民無復孑遺幸而不死者則相聚為盜以人為糧雖捕斬相繼而亦不能禁加以絕無穀種賊雖退去萬無東作之勢道內人命不待兵而自斃殲滅必矣湖南民力雖困於飛芻輓粟而倉穀則尚完若移轉軍糧穀

種各數萬石則臣雖不職尚可賑飢禦賊無不廢農庶  
幾完湖南保障以為國家恢復之基不然臣有死而已  
更無所為議者以為湖南財穀亦盡不可移粟云云此  
不思之甚也臣在隔嶺之地湖南士人無日不相見其  
倉穀不乏聞之詳矣又見南原府使尹安性則湖南有  
唇齒輔車之勢嶺亡則湖次之移粟不可不急急施行  
也若待 朝廷回下則分糶已盡恐無所及云湖南守  
令之言如此可知其公論所在也前 啓下來太各二  
千石則不過為萬軍旬日之糧濟得甚事 朝廷既以  
天兵支待許運數萬石于本道故其米太已到雲峯南  
原等地而慮或天兵終不踰嶺積置不送其為計可謂

周畜矣然何土非王土何民非王民設使天兵不來用  
以救荒饑餉不亦兩便哉若如空名告身許通免賤等  
項差帖累次 答請悉速施行以救倒懸之急庶有萬  
分一保存之路當此天兵壁境調度日不暇給之時有  
此煩瀆之請臣之不知緩急甚矣第念本道存亡係關  
國家甚大故如是昧死盡言

招諭文

招諭一道士民文 壬辰五月十日

國運中否島夷竊發橫跳疆場衝空東西雄城大鎮曾  
無藩籬之限浹旬之間已踰關嶺直擣京師 繼金輿播  
越舉國奔竄自有此東方夷禍之慘莫今日若也列聞



為國家干城而或望風奔潰或懼恟退縮守令為一  
邑君長而率皆搬移妻子焚棄兵庫無一人抗義奮忠  
先登擊賊者哀我軍民尚安所恃賴而不逃且散哉在  
瀾一潰莫可提防城無荷戈之卒邑無效死之臣賊之  
所到如入無人之境遂使嶺南一道陷為賊藪土崩瓦  
解莫保朝夕此何等時變耶然此豈徒邊將守令之過  
為士民者亦不得辭其責也古之當大亂能守國者以  
其上有効死之志下有死長之心故也今則賊未至而  
士民率先逃竄巖伏山林為苟活偷生之計使守令無  
民將帥無軍將誰與禦敵乎或者謂鄒魯之闕也有司  
死者三十餘人而民莫之死者以有司不恤民隱也今

茲奔潰之變豈孟子所謂出爾反爾者乎嗚呼此何言  
耶近年以來賊累煩矣後果重矣民果不堪命矣然城  
池防備之具皆係陰雨之備以今觀之 一聖上保民之  
慮遠矣夫豈厲民而自利者乎况鄒魯之闕雖有勝負  
同是中國也於民無其利害惟此染齒之徒一入我地  
便有雄據之志繫擄婦女作為妻妾屠戮丁壯靡有孑  
遺撲地間間盡付烈炎公私盡蕩舉為其有毒遍四域  
血流千里生民之禍可忍言哉此實志士枕戈之日忠  
臣殉國之秋而六十七州之中迄無倡義奮臂之人猶  
恐逃命之或後入山之不深曷勝嘆哉設使入山避賊  
終能全軀保家烈士猶以為恥况萬無保全之理乎當

職請究言之以開士民之感可乎此賊急於犯京兵不  
留行故禍未遍及於列邑逮賊得志之後竟徒充滿域  
內則山林果為逃死之地乎比如洪流滔天烈焰燎原  
嗟我億萬生靈更欲何地容身不出則日久糧絕坐為  
窮山之殍出則父母妻子被其俘辱衣冠上族為其魚  
肉降則永為巢窟之族不降則舉作瘡痍之鬼此豈待  
智者而後知之乎然此則只以利害死生言之耳嗚呼  
君臣大義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凡我含血食毛  
於此土者坐見 君父之蒙塵 宗社之將顛萬姓之  
魚爛而愬然不為之動念則其於天經地義何況父母  
罹鋒刃骨肉不相保私門之禍亦惡而為子烏者捧頭

卷之二

三十一

鼠竄不思出萬死而俱全則其於人子之道何如哉顧  
惟嶺南素稱人才之府庫一千年之新羅五百載之高  
麗及我朝二百年之間忠臣孝子莫不義烈輝映青  
史節義之美習俗之厚甲于東方此固士民之所共知  
也且以近事言之退溪南冥兩先生並生一世倡明道  
學以淑人心扶人紀為已任士子之薰陶漸染興起私  
淑者多矣平日讀許多聖賢書其自許何如而一朝遭  
變惟貪生避死之是急自陷於遺君後親之惡則偷生  
世間將何以頭戴一天死入地下亦何以見我先正衣  
冠禮樂之身其可辱乎斷髮文身之俗其可從乎一百  
年宗社其忍輸之賊手乎數千里山河其忍委之賊

窟乎中夏變為夷狄人類化為禽獸是可忍乎是可為  
乎上首功之秦初非純乎夷狄而魯連猶甘蹈海之死  
蠢茲卉服此何等醜種而任其盜據我土地戮辱我民  
庶不思所以驅逐之斬殪之乎說者以為彼勇我怯彼  
銳我鈍雖或起兵無能為也噫此何不思之甚也古之  
忠臣烈士不以成敗易志強弱挫氣義所當為則雖百  
戰百敗猶張空拳冒白刃萬死而不悔况此賊雖強懸  
軍深入正犯軍忌尚安能善其歸乎我卒雖怯勇怯亦  
何常之有忠義所激弱可使強寡可敵衆只在一轉移  
之間耳見今逃兵潰卒布滿山谷初雖脫身而求生終  
知一死之難免咸思自奮為國效力特未有倡之者

耳當此時如有一人義士奮起一呼則遠近雲合響應  
坐可策也且一聖上已下哀痛之教又不以小臣為無  
狀付以招諭之責唐之武夫悍卒尚泣興元之詔矧我  
鄒魯之士寧不為之扼腕慷慨以赴君父之急乎誠  
願徵到之日守令則曉諭一邑邊將則激厲士卒文武  
朝官父老儒生各人等轉相告諭倡率同志結以忠義  
或保障以自守或提軍以助戰富民則運車送之粟以  
贍軍勇士則奮冲曰之兵以勦賊家家人人各自為戰  
一時並起則軍聲大振義氣百倍鉏耰棘矜可化為堅  
甲利兵賊雖有長槍大劍尚何可畏之有事成則雪  
國耻於萬全不成猶不失為義鬼諸君勉之當職一腐

儒也雖未學軍旅之事君臣大義則亦粗聞之矣受任於一道顛覆之餘志切存楚未效包胥之忠哭廟起兵徒慕張巡之烈尚賴義士之力冀辦取日之功朝廷賞格在後並宜知悉

通喻玄風士民文

國運極否輿齒長驅以至鑿輿播越上朝社蒙塵噫人皆有素靈之天允在食土茹毛者孰不欲畢義竭忠捐軀而殉國乎顧惟嶺南素稱鄒魯之邦而芭山一縣又為士子之淵藪其間伏節死義之士何限今者賊據城中四出屠掠其見害者非其父兄則乃其妻子也上之君父之讐言不可與共戴天下之兄弟妻子之仇亦

豈可以不報吾知寃伏山藪者抗戈嘗膽之志未嘗頃  
刻忘于懷也未聞有一人倡義起兵慷慨討賊者豈不  
以劇賊充吾言民無用武之地故耶然而忠義之士不  
以死生易志勇武之人不以強弱自沮切願密相通諭  
倡起義旅力可以擊賊則在鄉而奮冲甲之兵可也勢  
若不可以自立則提兵而赴閫帥之軍可也或不以當  
職為可棄則渡江赴義又何不可之有頃者陝川鄭宜  
寧仁弘高靈金佐郎沔奮忠揭義一呼而州郡響應比  
來軍聲大振恢復之功庶幾可圖本縣士民勿為倭奴  
積威之所恟益勵義烈之氣一以復君父之讐為念  
則忠憤所激勇氣百倍彼惡敵當我况今倭賊懸軍深



入克鋒已挫大敗於松都之青石中沉於西京之大同  
踰鐵嶺者又為巡邊使李鎰之所藏唐兵五萬既渡鴨  
江祖郭王三大將各率精兵數萬分道馳援又舟師十  
萬自山東直擣倭人巢穴我勢既張賊亡無日此正志  
士奮袂立功之秋也若遲延時日坐失機會則不惟無  
以戡定禍亂將得罪於君臣之大倫其何面目自立於  
天壤間乎苟惟民庶之無識或不知君臣之義者則惟  
賞罰可以勸懲其不見 朝廷事只乎勿論公私賤職  
一級及第二級六品三級通政斬佞將錄勲嘉善云武  
夫勇士急赴義兵銳意力戰則上可以取通侯之印下  
不失為勲臣之利榮極一身澤流後裔不亦快乎如或

詩不出此一向隱伏林藪則雖脫倭奴之鋒刃其免窮  
山之餓殍乎籍令萬分一偷生而苟活一朝事定則  
國有常刑非但身不保首領為其妻孥者舉不免孥戮  
之刑其視力戰成大功取重賞者利害禍福為如何也  
生為烈士一死作忠魂惟爾等其勉之

鶴岑先生文集卷之五

言

與趙月川書

春來倚履若何前仍風便修上鄙書想已聞聽耳誌文  
初六日始撰出而於先生盛德大業大有不安不得已  
一歷議具吳兩文暨禹景善點標末安處今吳文自證則  
四字以為標述大業處已盡無欠不可盡意謹將以駁  
誌文之體云云此是托辭也若用此誌則非所以誌先  
生也可謂門下有人乎誌辭又不用左右所記而其所  
稱道皆輕輕地說過未知所見如何而如此也吳撰之  
日與鄙承旨李後白反復參證然後乃出云想二公之

見以此為足以稱述先生故然也此可謂知先生乎若  
高蘇或左右撰之則豈有此事求之既夫嘆之何及但  
誌之還去已一日而尚未見還恐或改做耳景善之意  
則若終不改做勸主家勿用而更求他于此則恐難也  
大學士已成文雖欲更求誰肯下于具吳爾文皆失望  
未知所處耳誠一為職案所拘勢未得會與生三之息  
報之何地負罪幽明南望慟哭而已

疏上趙月川

癸酉

誠一舟岸言歲暮寒甚不審孝履若何千里憂慮如何  
可言誠一僅免他苦但塵土汨汨之餘志業日頽將無  
以自立於世而匪據之責日一至其終狼狽今可卜也一

身禍福不暇計也其於玷辱師門何可嘆可嘆此中兩  
司請謚先生自 上以不待行狀而賜謚為不可右相  
及李叔獻諸人又請據誌稱門人敘述而定謚王堂又  
上劄然後乃蒙 允可吏曹方察右等文字而為其善  
金而精以為誌乃不可用之文也不可上座 大覽其據  
此等文字而製謚不如待行狀而為之也鄙意則誌文  
果不滿意必以此為據事甚苟且故 經席亦曾論  
啓而未蒙 採納深可恨也然 君命已下更無如何  
主家何可以誌文不好為辭而不為之上乎况朝廷之  
意非必欲觀此誌而定謚之美惡實欲使舉人賢真崇  
之禮而 上不許故為此不得已之請事雖苟且謚猶

則萬無以此輕重之理也且時事不可知也數歲之餘  
安保其如今日乎今則雖據誌定無備實無他慮矣若時事  
一變則雖有百行狀亦何益哉此亦不可不為之慮也  
朝廷處置得失非在下者所可與也以據誌為非而不  
上則亦非道經之所當然也如何如何陶山立院事監  
司欲為致力云程可喜也然事當謀始當道議彼此定  
其規畫然後舉事不可草草經營也出歲後即當歸觀云  
拜不遠預慰預慰餘祝俯從禮制孝履保重

答趙月川書

奉違隔年一紙之信亦不以時相寄此中悵慕如何仰  
喻此來關河脩阻雖欲寄聲亦無由方以為嘆云此德

音宛若對芝字披素懷慰釋不已不已誠一狼狽風塵  
無益公私六天之軀垂餌於虎口未知終如何出場耶  
似聞左右不樂於彼云然以僕之迷途失脚者觀之猶  
左右得之也至如意趣鹵莽之喻鄙人之謂也左右辭  
居僻邑所養必深豈有是乎恨不得相從於寂寞之濱  
以卒其業也廣文朝謝即出送誠一已適銓曹得閑地  
耳庚熟官學兩優以副遠望

答趙月川書 壬午

病中再承手滋三復爽然不覺沉疴之去體也且審齋  
居講道信從者衆其成已成人之樂豈易窺測哉逆風  
馳景嘆慕可言可言誠一患河魚今已闕月而尚未見

瘥病日深而氣日敗如此不已其去死域恐不遠也寓  
居江舍風氣不佳今日始覺疾還據各其病卧窮山情  
緒索然雖有慕徒懷人之嘆奈何奈何尊丈近來作何  
工程來學諸君見講何書老先生平日作人之意如彼  
其誠切而如鄙人淺淺風埃中甘自慕無肯得罪師門  
甚矣今欲收拾身心以為桑榆之計而病又纏身可嘆  
可嘆願吾文勉究大業使先生衣鉢之傳終有所歸也  
童子禮久當奉呈而緣在外未得搜出家書以至稽緩  
可罪可罪鄉校禮全帙附上朱書輯覽及疏草趙君騰  
舉并送二公耳病倦掛漏不宣



庚熱比酷，緬惟尊學履神相清燕。江院奉違之後，常欲  
伴候動靜，而農家闕人未遂。下忱悵缺不已。文集校讎  
事緣鄙人久病，未能下手。今始一番看過，而精神眩耗，  
雖有誤字，亦不省識。可恨來此十九冊，送呈西厓使之  
看校。其處復有幾冊，想諸丈已畢校。今伴命付得，得卒  
業何如。近欲謀聚屏山西厓，以暑熱辭之。期以秋涼，故  
未果耳。大槩看畢，全集後齊會一處，可相議矣。堯之數  
鄙人於陶山而恐如前日之等閑，故必欲盡校方進。如  
何如何，未間涉暑珍齋。

答趙月川書

秋風夕起，方切嚮往。忽承委伴惠札，就密學履，靜養珍

福感慰不可言誠一夏秋來長在病吟中近又感寒殊  
無好况可嘆松巖昨已不救傷悼奈何此文操履無若  
於世作一虛舟每見令人鄙詐消落今其逝矣心事轉  
覺淒涼非但感山陽之笛而已西厓昨昨承書時在河  
齋安好耳久有屏山之約而彼此病暑尚此未請今奉  
尊諭敢不依命但七八間則去秋夕不遠誠一當預往  
臨河歷掃先壠雖暫會於彼勢難從容烏川諸侍想亦  
如此若尊文直往水酒展拜後十六日期會則可兩便  
如何如何在西厓處文集校訖轉送于鄙人故方敬讀  
未能卒業耳第西厓只加校讎而不為刪定去就是為  
可恨誠一請一一付標則令還送是冊矣所欲言甚多

非筆舌所盡都侯拜日耳此中張梨光介孫感何已何  
已未間為道加愛

與趙月川書

來復之候已近伏惟靜履益休想慕不已不已前聞有  
息謝之行深以未及奉別為恨旋知中道輟駕目寒  
跋涉極艱豈能如意耶誠一塊守窮山日有鈍滯之憂  
思欲一就叅聽緒論而向往無誠轉弱之境誠云慕矣  
可嘆可嘆之集來此已久而豕亥尚未易放況其他乎  
西厓先送十八卷其所刪定頗精幸更校閱其未盡處  
一一付標何如金而精以此中獨仔是事為非歷數其  
非條目甚多可懼可懼西厓畢校餘卷後同裏一處更

議編集何如歲月如流就完無期恐終得罪於而精諸  
人也日寒為道自愛

與趙月川書

奉違忽忽經時悵望南雲徒有懸懸之懷音表伏承手  
帖就審政履萬重欣慰曷勝誠一去冬遭宗家之變自  
春以來舍弟宿病重發幾至不救今僅少蘇而往復無  
常未知厥終何如長在憂患中雖在林下小無閑况悒  
悒度日而已去春亦奉惠書而適在河縣未果仰報厥  
後一向無便回循至此恨罪恨罪魯卿文已作古人今  
又聞約之訃音驚悼不可言不可言兩丈素無疾病而  
今忽至此人事之不可期果如是乎尤慟尤慟文集百

厓已書貼標頗有成緒而前承尊教以為論議不一姑  
置巾行以待後日云此是十分慎重之盛意也但中草  
寫出後不可復改則如尊示可也既寫之後如有未盡  
則可增可減有何所難且見景善書與西厓所論無異  
同亟令寫出云若待彼此齊會議合然後方為編集則  
未知脫稿在何時也人事日變數年之後果能無魔障  
耶鄙意趁今夏淨寫一件恐為當也如何如何鬼章又  
上天意難測士林終統駕於何地耶可嘆可嘆端陽  
有來展之示若遂中間之會何幸如之頃受紙束茲又  
委惠三種珎珎佩適日曠便忙草草不宣

答趙月川書

還鄉之日適緣事故橫生竟失一拜徒有悵然之情伏承委翰乃審行旆到玉山瞻望清塵坐成鳳馬牛虎切恨慕恨慕誠一十五來屏山為文集校讐重也忽得舌腫甚重卧吟度日可嘆可嘆前日所遺之服非姓姪也乃再從妹也今審尊文連有門慘衰年喪患彼此皆然初想奈何奈何文集西厓業已搭當庶有成緒斯文之幸也但尊文在遠未獲高議可合為可恨耳而精景善所付數紙堙之已傳到此承有解紱之計固知高懷不樂於彼然當此農月民事可慮幸少緩待秋涼從容善處何如方伯前如鄙人者何敢督易作書為尊文謀乎

答趙月川書

入城月再圓每聞商聲不禁慕徒懷人之嘆伏承尊札  
跪讀以還恍陪芝宇且想蒞候平迥實慰瞻邇但已決  
賦歸之計至於呈辭為方伯所掣不得自由云此乃當  
今仕外者之通患也如誠一者本無纏鎖而貪戀未退  
此實可愧也後友竟溘然於海州之青丹寧可憫也已  
其妻子月晦扶櫬南還不忍見不忍見朋友淪落殆盡  
存者又作晨星於南北白首人間有何情思耶西廬今  
政除四宰臣子之義不得不起也鄙人自月初得泄痢  
幾死復甦省事僅兩日氣困萬不一宣只祝仕學兩優  
以副士望

答趙月川書 壬辰

但慕之極伏承惠書如對左右得聞緒論也即今王春  
布慶想尊學履益膺繁祉遙賀遠賀誠一得罪於天禍  
及骨肉悲痛之情無地可訴也加以渡世無狀置身於  
百尺竿頭思欲退廢田園以終餘年而不可得真所謂  
自求辛螿者也方求補外此若入手可庶幾也想吾夫  
賦歸就閑靜中之樂可言可言此中曆日一事送三餘  
萬不宣

答權章仲書

別後春已生去歲青城之遊已成陳迹回首塵埃中不  
堪依依比日閑况想益清迪如僕狼狽至此復何言哉  
春暮欲回轅星山一面可肯許我否花開葉落乃君曆



日入間甲子復何用耶來路承索故一部附呈餘不縷  
縷

答琴聞遠書

再承惠書春意勤至仰謝且感且感誠一初欲往哭逢  
原兼拜尊丈以叙積年之抱還鄉之初哭泣連日且有  
行祭先塋之事奔走無暇今則又當秋夕難於他出過  
此夕則還期且迫奈何奈何古人尚千里命駕而只隔  
山窳未得遂意尤罪且恨燕院之約庶幾可成而昨見  
州報都察使以倭變事將下下界守令不可空官自此  
遑遑還莅此會又墜杳茫人事可嘆可嘆改題事猥承  
詢荒僕是何人暗無黑白之曾有燕院一會之便故以

俟其日耳累奉俯問不敏可罪可罪而稽所論實出於  
不忍達原之無後且欲使終入先主祠廟故有此說其  
志誠可悲痛但達原時無可繼之兒人事之變又不可  
必何可不改舊題以待達原繼後之定乎諸夫所論則  
今以李大孝詠道改題待詠道生次子以繼達原之後  
而旋即改題云鄙意則此亦未安李君時未有一子次  
子有無將何取必而如是處之乎况奉祀之事此是莫  
大之事恐不宜旋題旋改有如奕棋之不定也兄亡弟  
及此是古今通行之禮明道有子而伊川主宗明道之  
子不得為嫡孫此不能違時王之制而然也有子尚如  
此况今無子又無可繼之兒乎鄙意更無善處之策李

君繼先生後似不背於情法也逢原為別宗不入先生  
廟雖所不忍德門不幸事勢至此奈何奈何援筆及此  
不堪淚隨言零也慟哉慟哉且中盛論所謂錯記誤答  
者何事也對趙文所議不過如右而已但趙文業已改  
題言之未知何故也奉拜之日自此益遠臨楮惘然不  
知所言

與金後凋書

庚熱伏惟尊履神相冲福仰慕仰慕近聞義興入城備  
聞彼中消息實慰下思趙文遽遭大故窮喪何以克濟  
想荷仁里高義得以濟事耳如無狀空公義分而無緣  
相救仰禱古人無以為心也先生碣石又三不用狼狽

到此彼此憂嘆如何可言百思更無善策擇用舊石恐亦無妨不審會議亦將何出若謀更換而又有此虞則其狼狽報轉相仍將無救殺其為未安何如何如誌文由折義興歸可悉不復縷陳誠一觸犯駭機為世所棄而尚貪戀未去將玷辱師門徒自愧懼而已聞月中屢舟南返奉拜可期預慰預慰未間真善之履為福

與金惇叙金慎仲書

癸酉

奉違愈履忽忽涉復而風便久斷尚滯一信此中瞻慕如何可言今日義興入城始聞僉近况迪吉實慰遐想趙文遺憂士友驚悼寧有極耶窮喪將何克濟尤以為慮為慮先生墓碣今又不集云事之狼狽何至此極誌

文既如彼行狀又無可託者再期已過而無一事得完  
思之至此不覺聲淚俱墜也聞更謀他石諸丈之誠無  
有窮已其事力難易固不論也若更探山復如前則將  
何以為之其為難處恐益甚擇舊石而用之於事理何  
如幸須僉亮至禱至禱誠一雖保孤蹤終無久計聞月  
中將南歸閣中一拜可期遠書不能縷縷

昏書

天忝親聞韶金某啓叅奉滌川郡尊親家伏以萬福之原  
實由大昏之始二姓之好貴在一至敬之將顧寒宗之不  
隆愧華胄之匪偶第二男漢年雖至於加而德有慚於  
成人恭承賢閣第參小娘子閨則克修婦容喜共莫念

勝天之陋安有婚姻之求豈期謙遜倍賜允許致將先  
今之禮謹行委禽之儀尚冀尊慈特賜鑒念

寄濠兒書

發程之日宣慰使挽汝而去未得執手以別為父之情  
如何也其日宿于多大浦浦口二十八日風微順行船  
過木島祭及水首為風所逆還泊于前宿處晦日朝風  
甚順乃舉帆直渡纔及大洋東風大作波浪掀天舟楫  
軒輊左傾右側上入霄漢下墜阮各覆溺之患如在呼  
吸中一行皆顛仆嘔吐不省人事我幸無水疾終日兀  
坐督人裹露塞孔幸而無事未末僅泊于馬島大浦口  
上使船最先行尾柁不堅不能制船飄泊于同島三十

里外我卜船拖折一易同我船來泊上使卜船拖再折  
更無餘件幾至覆沒幸倭船來救得全越二日始到海  
行之危安知至此拯耶五月初一日自大浦發程水宿  
三日初四得達島主所居宣慰使出來當留待云云不  
許發行留滯至此憫不可言明明間堅欲渡一歧未知  
風順與否又可慮也入島以來倭船百餘隻擁衛以行  
行李以無害事氣候比前平安不須多慮也但舟中染  
疾又絕七八人連卧不得已借倭船出送此後未知如  
何也避寓處無事否何時入宅耶洞中及臨河諸處亦  
如何也須布遠喜到此聞之則六月旬後當入三都云  
而雨靈方作處處留連還期遲速未可必也宗家修裝

續勿騰騰此意並傳于諸姪他事不須掛念頭也

荅柳晦夫書

伏承八月十九日令書具審 扈衛 行朝神勞萬重  
感慰不可言誠一仲秋始聞左監 除命萬死越江旋  
聞換右狼狽而還往來皆遇賊而巧避於一里數刻之  
內豈非命耶但 聖恩至此而奉藩無狀與賊俱去  
罪合萬死痛哭痛哭奈何奈何 天兵已到否賊據三  
冬尚無退遁之意將若之何本道賊勢與變初無異兵  
使敗死晉陽被圍六日儻非牧使得人非但無此道湖  
南受兵在朝夕矣天幸可言可言開寧是州賊變又急  
金大將四次却敵而衝突日甚必欲逞志乃已道內勢



窮力竭將有自潰之變慟哉慟哉凡百具在 啓聞中  
不復縷縷只祝 侍衛不懈於內早辦旋乾之功

荅柳晦夫書

伏承十月十四日令惠書就審奉 命往還成川 扈  
衛萬重仰慰且感不覺涕下盈襟也聞賊尚據箕都蕩  
平之期當在何時日望 天兵之至而遷延至此舉國  
雲霓之望何極何極今又聞會寧之變仰天植心寧欲  
尚寐無訛也此道事有不可言者兵使敗死晉牧今又  
不起天不助順如此將若之何道內兵糧已竭民力已  
窮不待與賊交鋒而魚爛內潰之變迫在朝夕雖有區  
區殉國之志終有一死而已初則猶節制兵使邊將等

使之撫賊今則自守晉陽與敵對壘其危迫可知也此  
道實為湖南保障堡障既壞則湖南寧有獨全之理應  
援移粟納穀等事不得已狀 啓願令公善為周旋也  
且 國勢已傾民心已離加以武夫戰卒終年荷戈不  
堪其苦潰逃者不可勝數當此時如或素賞則更無聳  
動獎礪之方痛悶可言軍功爵賞願以至公行之勿令  
遠近解體也千萬為 國至祝晉陽失守則事無可為  
者而新喪主將他無分付之人適徐禮元不得入益城  
寄寓於本州故使之攝治州務備倭治民咸有頭緒此  
則可幸然金海賊如有可圖之勢則禮元何能久留新  
牧十分擇差然後可庶幾也兵使久闕道內之事尤極

寒心湖南及此道新堂上中其無人否聞帥如不得入  
則討賊責之何人可痛可痛所懷千萬筆舌何既受塞  
不宣

與義兵將郭再祐書

義將自變生之初傾財破產首起義兵奮不顧身一以  
為國討賊為心雖古烈士何以加此當職即列界下  
書招之義將不以老拙為無似來見丹城一揖之間已  
知忘身殉國之志厥後提孤軍橫行洛江上先登擊賊  
前後斬馘甚多賊不能長驅闌入一帶諸城至今保存  
英聲四馳聞者莫不聳動遠近響應滅賊之功指日可  
期義將雄風義烈非但振耀當世抑將垂諸竹帛而無

愧忽聞義將移檄巡察營門敢肆悖逆之言方伯是何  
寺官義將是何寺人而敢欲為此等事耶方伯雖實有  
罪自有朝廷處置非道民所當下手豈料義將生忠義  
之門舉討賊之義大功將成而自陷於隕身滅族之地  
耶唐之叛平篡逐主帥以致禍敗凡幾人耶覆車之覆  
其欲蹈之乎速復之戒大易所訓轉禍為福智士所取  
從我則順而多福不從我則逆而取禍其機間不容髮  
惟義將思之

答柳西厓書

天兵逗留已久暴露之苦不可勝言况芻糧調度想無  
可繼之路將何以為計無任痛慮之至宋司馬二月二

十三日渡江則今已閱月未知駐師何處李提督或云  
已還松京而亦未委虛的也頃者伏觀左監司所傳台  
札恭審合體失攝續因諸萬敬聞証候尚未復常此是  
野處經時積傷所發似非偶然感冒之比伏慮不已不  
已此道賊勢如前屯據今則上去之賊亦多有之恐是  
京賊援兵也諸道之寇同聚都中 天兵雖決意進取  
勝負未可知况遷延若是乎如或蹉跌 國事去矣奈  
何奈何聞賊有請和之意云然否倭奴克殺有餘何可  
信耶雖實欲和不過畏 天兵為緩師之計耳外示以  
和內完其備或招其國新兵以添之則已老之 天兵  
其能當之乎我 國財力不日竭盡則唐將李師不慮

無辭 國之存亡於是乎判矣 廟筭亦念及於此否  
道內之事已無可為者聞帥三次連殞天不祚宋可知  
今則軍糧已盡各處官義軍兵潰散無餘水使舟師飢  
疫死者大半不出一旬水陸都無兵矣此道既沒則湖  
南次之事至於此則雖有智者莫知所以為策痛哉痛  
哉湖南雖云困於飛輓所竭者民力也倉儲則實不之  
此意前已達之無乃大監亦信都事之言而不為之所  
乎麥前若得米太各數千石則猶可撐柱目前故敢此  
告急幸乞留念 國家大計千萬艱新艱新且穀種數  
萬石內都事只給九千石三十餘邑所得者不滿數百  
斛况可分給於左道乎此意再度申牒而芒種已近日

夜苦待 回下之至耳南原順天耗穀各有六七萬石  
而都事處置若此尚曰有仁心哉咸昌之賊深入醴泉  
郡內安東亦將不免云哀我生靈何地脫命誠一下道  
賊勢尤盛故留鎮晉陽晉陽防備稍完實徐救之力也  
但無兵食其危岌岌尤痛尤痛砲樓之制極善方依三  
教營連耳二道舟師幾于熊川已數月而無寸效今欲  
爲火攻之策愚見則只燒空船無益故傳令止之未知  
能聽用否耳

答鄭體察使潔書

誠一頓首頓首再拜言 國事至此尚忍言歲負庚小  
臣獲當藩服終年就戈未效消埃孤 息負 國之罪

萬死難贖自聞台軒近臨南土不勝欣躍之情即欲趨  
拜下執事伏聽指揮無許臆而封疆有限不敢擅離  
官次乃蒙台慈特賜手翰獎諭備至且念湖嶺轄事之  
勢許以救患分災之意非但一道生靈幸而有來蘇之望  
我京恢復之機實在於此奉讀再三不覺感淚之交零  
也此道之事已無可為者雖以韓白主兵諸將運籌亦  
難策應况衰朽一腐儒乎以蚊負山而不知齧退一身  
滅死本不足恤其如 國事何晉陽賊退之後開寧曰星  
州賊變更急幸賴湖南崔任兩將提兵遠來聲援所及  
賊已奪氣截穴窟穴今已一旬以此益知湖嶺協力則  
賊不難辦也議者或以各守其境為良策此實不思之



甚也唇齒之勢長湖之謀已事之明也寧有此道既  
沒而湖南獨全之理乎此道亦亡也移粟以贍之遣  
兵以援之如救焚拯溺之急則猶有庶幾之望也不然  
而或設伏界上或虛聲應援欲以此為制敵之策則小  
官實不知所濟也頃者高山縣監以台旨馳徵此道張  
皇甚盛終無一騎過嶺者其孤覓甚矣今者崔任兩  
將以糧絕將還此兵若去則賊之長驅決在朝夕捕闕  
何怪南原長水任實淳昌等邑去此道不遠如蒙皇天  
行下不絕兩將糧道則猶可支持目前以待 天援之  
南下也不然則事無及矣後雖有累萬斛亦何益哉今  
所糴四百斛皆在海濱之邑以之贍晉陽數日之糧則

可矣以之繼崔任之餉則萬無其道也誰陽以狼盡獲  
絕見陷萬言為之扼腕顧惟此道實南南之堡障也願  
大監垂察焉心痛事急言不知裁

寄諸姪甥滿復起瀾仁榮濂

國言三三此痛吳何言汝等侍奉何地避亂青祀地最深  
僻且有日圍山一門骨肉想聚于此而無從得知何痛  
如之吾則四月中奉命來此幸賴義兵之力得保十  
餘邑以至今日然賊四面充斥恐難支吾然死生已決  
尚何慮哉唯願汝等擇地以全骨肉也祠堂神主何處  
奉安痛哭痛哭我之妻子自京奔竄之後存亡消息杳  
莫聞知痛哉痛哉其處義兵不起云安集使不為之倡

耶列邑宜鼠伏有同降附舉國終必為左衽矣何不思之  
甚耶此道則義兵四起故得以抗賊左道不亦可羞哉  
生為烈士死作忠魂汝等亦宜勉之臨紙惘然不知所  
言不具

鶴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五

鶴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六

祭文

祭伯兄文 乙酉

嗚呼哀哉大禍紆纏門祚何薄三載居憂風樹莫及去  
歲京師仲氏云喪二弟一兄送柩江上相攜痛哭有渡  
徽泉我時負罪遑遽南遷兄入試院未得回辭揮淚渡  
漢回首遲遲光陰鼎鼎歲已再易千里相望形單影孑  
逝將賦歸相從丘壑顧余湘纍進退維谷病又纏身累  
掣東行乃於去冬聞兄疾嬰旋獲勿藥喜懼交并豈料  
一疾而至此極計音忽至視天漠漠驚呼投地淚繼以  
血辭官持服實余至情勢與心乖拘繫如囚又值年饑

荒政方急 朝令甚嚴使輅將發聞喪數月尚後一哭  
猶冀得便以及襄事嗟我薄宦受人穿鼻官不可曠次  
不可離動遭縶縛終莫之歸嗚呼哀哉兄弟一氣如予  
如是天倫恩義重於山岳况余一身偏荷兄澤九歲失  
恃隨兄南北撫我育我教我成我罔極之恩同於孺童  
欲報無路但銘在骨何意死生而莫相恤病不分其發  
不面訣歛不憑棺焚不臨穴誰謂骨肉不如交執人理  
滅絕不死何為嗚呼哀哉日水流邁即遠有期親戚皆  
存鄉曲畢集我獨何人尚在地角窮天之慟到此益切  
緘哀展誠遠奠菲薄幽明一理庶幾歆格嗚呼哀哉尚  
饗

祭亡弟李純文

嗚呼哀哉。凡我同氣男女八人。夙遭險釁。喪我慈親。我  
齒未齟。君尚髫髻。仰育嚴父。從學諸兄。行連鴈序。情深  
鶴鷄。飢必共飯。寒必傳服。業必同受。坐必同席。零丁辛  
苦。以至成立。於歲甲子。三棣映蓮。厥後數年。釋褐後先。  
蟾宮桂影。玆第聯翩。承基祖先。獻慶靈椿。伯氏專城。我  
忝從臣。君入虞庠。司教螟蛉。待次南鄉。逍遙林垞。絕意  
進取。從事問學。濯去舊見。懋此新業。沉潛典訓。服膺勿  
失。克治心性。矯揉氣質。始焉剛厲。終乃和平。昔焉鈍魯。  
今乃敏明。存心正直。律已介潔。居家以禮。處鄉以義。持  
以涉世。內外一致。應星地部。佐幕關東。分符合浦。惠化

如風視民若子待吏如僕撫摩疲瘵驅除蛇蠍留意  
學校振作有方亦詰戎兵致謹關防御史奏績就加  
一秩遠守檜山政聲愈遠前後所莅皆近節鎮武弁  
龍挈素多民隱守法罔撓秉義不屈百年積弊一朝  
斯革虎斂其爪鼠竄其穴狗不夜吠軍不入市清直  
之操衆之所慕二帥齊怒喑啞疾視方伯醜正志與  
彼併兩翼初構三憾終逞追改考書竟黜召父齊民  
驚呼借寇無路闔境遮道城門晝鑰十日相守不許  
其出諭以好言偽輟行謀乘其不虞始克就途昔聞  
卧轍今見閉城人心難誣古今同程去後之思益結  
民情瀝血為辭具啟羨績附疏青衿仰籲京闕匪要



後目實感前德卧病數年起紆郡紱烏未踰嶺仁聲  
已卒僕侯之來民舉其蘇淮陽多病卧閣無為歛惠  
不施式遘其歸三月之化入民猶深爭施石工頌德  
碑陰允菴三城治效如一愛留桐鄉名登峴碣豈曰  
假為民自墮淚學道愛人聖所稱羨割雞雖小可驗  
所學嗚呼哀哉歲在龍蛇大禍降酷哀我弟兄三霜  
泣血君罹毀疾舊病又作沉綿床席幾不勝喪神明  
扶持卒能復常當壬午秋我先入洛君從伯氏相繼  
就職我巡西海分携數月于時仲氏一命始得來赴  
京師疾病遽篤旅舍告終游魂無托我來自西相携  
踊擗送觀江上長慟欲絕我赴湖南君留漢北兄喪

未闕又哭伯氏天禍吾門胡忍至此君我獨存嶺海分  
飛兩地相望會合何時丙戌之冬丁亥維夏我黜君貶  
因罪得暇共歸桑鄉拭淚相看春秋享祀往來無間徘徊  
雲樹偃仰壺天某水某丘杖屨翩跹俯仰今古感念  
存沒迢遠情懷非君誰識天星俄換春日載晴言往青  
鳧展掃外塋路犯風雪六珍外侵歸途乘興共登仙岑  
雪崖水壑恣意冥探出山未久君遽感疾伏枕積月寄  
命湯藥病雖云瘳觸感轉劇我失將護噬臍何及涉春  
徂夏厥疾少瘳我承叙命棄君西遊一別金谷數歲  
睽離君病沉沉我還遲遲見月中宵看雲白日池草音容  
驛梅消息卜燈占鵲寤歎憂悒悠悠我思傷如之何去

歲庚寅我泛靈槎道于君居握手相別形容雖悴氣義  
猶烈詩以贈言我以勿辱君念我行我虞君疾嘿嘿無  
言自分永訣海外經年魂夢莫接比到逢原獲聞吉報  
喜極再生執書欲倒路過龜城望君咫尺我畏簡書不  
能相即君阻蔬食虐令駕還輟尚指後會勉我亟返於後  
得書示以病間請得勿藥脩門再入秋初信至辭旨愴  
惻首陳阻懷繼言病篤何意斯言乃是絕筆宵夢告凶  
朝計忽及彼蒼者天曷有其極嗚呼哀哉生分一體情  
敦愛至具爾之情如予如足如何離遠游宦 王國居  
不相隣病不相救歿不與訣喪不奔赴尚冀乞暇送君  
泉扃寧知荒禁又擊我行棄官匍匐豈非一疇欲有制者

禮難違者法惟息與義竟至相奪君應我怨我何為情  
誰謂孔懷不如友生人理斯絕視天漠漠嗚呼哀哉日  
月流邁即遠有日親朋萃止骨肉來斯或祖其行或執  
其縵陳之薦觴禮盡誠竭獨我何人漠在千里哭望天  
南萬事已矣英英眉宇宛在心目晏晏言笑盈耳如昨  
生離雖苦亦有後覲死別相逢更在何日父母兄弟是  
居三樂君今徃侍其樂復全白首人間唯我了然長生  
久視孰有其願地下相從是我所戀大暮同盡脩短誰  
分先後一間何用戚欣銜薜南鴈以紆余哀聆我陳辭  
歎我奠杯委命乘化徃即幽宅我言止此復何所告嗚  
呼哀哉

祭江友青城山人文 丁亥

惟靈虛舟身世老鶴標致風月襟懷江湖性氣如玉之  
貞似蘭之猗謝家寶樹天上麟兒夙遊 溪門學有淵  
源入孝出悌人無間言餘事詩文既博且洽聲名遠播  
聲華煒燁謂登靈路展布所學羅隱不第孟生難達白  
首場屋豈公所欲回視松巖晚翠真鬱石田茅屋高曾  
舊日業投迹衡門及我初服何以娛我圖書四壁何以遺  
興詩酒二癖晚卜青城洛水之曲澄澄鏡湖卓卓玉嶽  
滄洲翠微中焉結屋繚柱為榻編蕙為帷丹霞建標白  
石成磯三逕交庭二樂一堂公處其中薜衣霞裳雲生  
書架竹映琴床一炷清香萬慮忘空點易梅窓哦詩月

船逢僧話山過客傳杯忘撥魚鳥與物無猜乾坤醉裏  
今古閑中優哉游哉聊樂我東宮鍾磬外羣鶴聞天  
除言壽至雅志益堅數紀林下所養日積迨真季年朋  
來是樂推我所有誨人不己清風所激士多興起孰云  
獨善善厥施孔仁嗟余謏劣夙慕芳塵不我遐棄容我拙  
愚誤落塵網靜躁異趨君卧鯤巖我哭阮途狼狽歸來  
桑榆已晚君憐我迷借我巖畔庶幾遂初共結鷓鴣盟班  
盧繞下鷄黍我驚如何昊天奪我良友一疾不起誰謂  
仁壽遠愁鶴怨山哀浦思鄉無長老士失依歸矧我畸  
人誰與同期俵俵末路形影依依匪我悲公我實自悲  
嗚呼哀哉惟暮之秋我躡星巔俯視君舍寂唐河邊庭

梧穢穢階菊妍妍松壇月白梅塢風清笙鶴中宵寢見  
儀刑一往不復太虛冥冥嗚呼哀哉君既惟幾我往省  
疾了無所憾怡若平昔我念伯道問君後事君曰何憂  
我有兒子我書其遺人敢我貳聞君一言服君大義萬  
事已矣復何言哉薄奠哀設情不自裁無間者謹異我  
一歎

碣銘

先祖考秉節校尉府君墓碣銘 乙亥

王父府君諱禮範字國憲其先新羅宗姓也九代祖諱  
龍庇公仕高麗官至太子詹事始籍于閩韶以有功德  
於民邑人至今俎豆之八代祖諱宜銀青光祿大夫尚

書左僕射七代祖諱瑞之朝顯大夫內盈少尹六代祖  
諱台權奉朝大夫文層府左司尹五代祖諱居斗奉朝  
大夫工曹典書高祖諱濟進禮島都萬戶曾祖諱永命  
新寧縣監祖諱漢啓副知承文院事在魯山朝論思經  
幄三直徽垣珪璋聞望藉甚朝右逮時事一變乞外南  
歸病不復起時弟漢哲姊婿鄭綸相繼登第桂林三枝  
世以為榮考諱萬謹丁酉進士聘海州吳氏以成化己  
亥二月初二日生府君子福州臨河縣之川前里第府  
君天資夙介取與必審處鄉謹事親孝鄉黨推為善人  
治家甚幹祖妣丹陽申氏又克配以德內外勤約家道  
乃成初起第於河上必大其廳事拓其庭庶未幾子孫



着碩克衍堂字每慶吊有事主作賓席各有其位人始  
服其先見嘗謂門戶之興替係子孫賢否子孫賢否其  
責在父兄吾門承祖先積慶世為冠冕之胄而家聲不  
振遠至於此今日之責顧不當在我耶適永嘉權公幹  
來配我伯祖母學行素著遂命我大人往師之大人克  
傳其學吾兄弟承庭訓粗有成無非貽燕之餘也性雅  
愛泉石晚年作亭臨水佳辰令節必命侶觴詠或時脩  
然獨往樂而忘歸焉年七十二以病卒于第實嘉靖庚  
戌七月二十六日也是年月日朔于縣西北飛鯉谷允  
坐震向之原夫人先府君二十一年而卒至是同隴焉公  
生三男二女長我大人諱進乙酉生負次我特拜祭奉

褒孝也次璠女長適忠義衛李克弼次適真誠李希  
顏六人娶左政丞閔霽四代孫世卿之女生五男三女  
長克一登嘉靖丙午科前星州教授次守一乙卯生負  
次明一甲子生負早歿次誠一前弘文館修撰次復一  
分成均館待次女長適文化柳城早寡繼歿也次適  
真誠李逢春次適文化柳瀾叅奉要永嘉權氏璠娶甘  
泉文氏生三男四女長協一次至一次幼女長適高錫  
壽次適黃式餘幼忠義生一男遂希顏生二男五女長  
庭擢次庭栢女長適權定次適柳潯次適權義中次適  
朴元俊餘幼內外諸孫曾孫男女凡四十七人銘曰  
易黃餘慶書義裕昆流光以德葉茂由振嗚呼我祖寔

克以之產事濟源僕射承基  
內五左司水部五代  
麗定承光接武矯矯將軍于城本朝憲憲縣空政著七  
條知院會節朝朝玉堂這時多事賦歸此景素遠于進士  
是生正考二世隱德將大厥祚為仁是樂不貪惟實靡  
祿而康匪爵而真惟孝于親克貽于孫清白遺家詩禮  
傳門振振子姓庶幾有之青蓮並帶丹桂三襲匪爾之  
良惟乃祖德門戶之慶從今益延哲嗣彼西岑墮于鯉淵  
某水某丘咸存其則昔焉游息今也降陟千秋萬歲永  
安封域

先祖妣宜人李海由氏墓碣銘

夫人姓由氏丹陽望族也至麗定其著者太僕正諱得

清登第顯榮克大其門其子曰中郎將諱云官高祖  
易敬道諱永錫官曾祖義盈廬副使諱杜實祖孝友同  
心行高曾世碧潼郡守諱命昌實考兵陽南氏從仕貞  
貴之女實姚夫人生于世族配于德門在室而貞淑之  
德聞移天而厲雍之美著事舅姑致之謹接妯娌悌和  
睦齋眉盡荆布之敬中饋有酒食之宜蠲潔蘋蘩祀不  
淫於巫覡無恤僕隸怒不形於容色仁慈惠和與物無  
許蓋其天性然也先舅進士公喜曰此婦知禮知孝真  
今世上人之識者咸曰門有德母金氏其興乎嗚呼我  
三代之亮直之資濟以清德夫人用柔嘉之懿修其室  
儀之亦匹休以承蒸嘗門戶之興不其宜歟風樹不止

壽未克遐德不享報霜露之感忽焉三紀嗚呼痛哉夫  
人生以成化乙未十二月十六日卒以嘉靖庚子十二  
月二十三日葬以翌年某月日原曰乾美谷曰飛鯉卜  
新兆也正父公後夫人十一年而終厝于墓後若干步  
實同壙也恭惟王父之諱字子孫之世系備于八墓不  
言懼尋告也銘曰

丹陽之胄世為大姓在祖副使有此景行仁孝諧乎淑  
人代生靈我王父惟德之行承于陰教武且文宣信勇姑  
之順孝之移也妯娌之歡悌之推方事我君于館婦其  
宣佐我類蒙周文于濱息濡藏獲化及宗族慈柔惠和  
端明令淑貽我子孫綏祿無疆德不享報風樹茫茫爰

下其兆于彼西河唯我祖墓實臨其壑墓成同穴必神所寧

通仕郎中書部教奉金公墓碣銘 乙酉

尚書選子 叔開 肥人高麗太

子詹事贈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諱龍鳳其遠祖也奕世冠冕代有聞人副知承文院專諱漢唐仕魯山朝嘗顯矣遠世祖受禪棄官不起於公為曾祖是生成均進士諱萬謹進士生秉節授尉諱禮範授尉要碧潼郡守命昌之女丹陽申氏生公公性克孝家庭之間未嘗有啼親之前後居廬終喪啜粥哭不絕口是不還家遠近聞者莫不感歎 明廟初府採鄉評轉聞于

朝令 上即祚特舉旋孝之典除公中部祭奉不赴  
公於我先子季也初贅居禮安縣恭桑念切孔懷情深  
乃還于故里卜鄰宗家四時蒸嘗助祭惟敬朔望正至  
之祭至老不廢每得時物不薦不嘗永慕之誠人益稱  
之公持身素嚴言行有法鄉里敬畏無敢作非有事則  
咸聚而咨決焉晚年構亭前溪扁曰虛隱環以蓮池蒔  
以花木日與園翁溪友具鷄黍說桑麻逍遙象外惟意  
所適公聘永嘉權某之女無後歲丙午我先妣捐背季  
妹生未時公不忍其無恃乃養以為女辛酉勤撫鞠以至  
婚嫁其慈仁一念足以孚感神人終有側室子血嗣不  
絕伯道之天豈曰無知公生于正德戊辰卒于嘉曆戊

寅年七十一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某甲塋于鯉谷先  
塋之左某坐某向之原夫人權氏英踰月而歿乃附焉  
男弘一娶前縣監金農之女生一女一子皆幼誠一自  
在豎既久蒙恩育報微涓埃墓草已宿追慕之懷曷有  
窮已顧惟謫劣實無以闡揚幽光而義無可辭謹再拜  
杖血以銘銘曰

鯉原幽幽洛水盈盈有封三尺孝子佳城

成均生負邊公墓碣銘 丁亥

嗚呼吾尚忍銘君之墓乎余於君其居同其齒又同少  
而同業晚而有同老之約中年出處雖異而平昔相好  
之情未嘗替也君歿之三年余還自錦城園廬不改笑



談如昨而笛瑟山陽草宿南所矣嗚呼君子而至此耶  
年未至父病未至猶老母在堂孤兒弱妻在室君何忍  
舍此長往耶死而有知君之目不瞑於泉下也君諱  
慶長字善源原州人高麗三重天匡門下贊成事府院  
君實烈其八代祖也院君之後世有達官高祖諱寧舒  
川郡守曾祖諱希又祖諱廣成均生負考諱永清登嘉  
靖己酉文科官至尚衣院正娶高麗鐵城府院君李原  
之裔孫縣監耀之女生君君少習舉子業中隆慶庚午  
司馬又能通念經書人謂取大科不難而竟未也命也  
世業素厚奉親施人有可稱者實又醇固與物少崖壑  
得鄉里歡心焉君生于嘉靖十八年己亥卒于萬曆十

三年乙酉享年四十七葬于府西佳陰洞震坐兌向之  
原從先寵也其配商山金氏內資寺正冲之女無後側  
室有子曰吾一仲一父一惟一皆幼女壻曰襲漢陽尹  
慶宗堅子也銘曰

已乎善源壽也天也其誰尸之太虛茫茫脩短同歸而  
又何悲

墓誌

成均生負府君墓誌

先府君諱璉字瑩仲姓金氏義城人有仕於鹿朝 贈  
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諱龍庇公其始  
祖也是生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諱宜僕射生內

盈少尹諱瑞之少尹生文膺府左司尹諱台權七少尹生  
工曹典書諱居平廕再世至副知承文院事諱結休落是  
曾祖仕 文宗曾山朝為集賢學士嘗顯矣 世祖朝  
休官以卒知院生成均進士諱萬謹是祖進士生一乘節  
叔尉諱禮範是考寧海申氏碧潼郡守命昌之女曰延妣  
自知院公後隱德不仕者二代而家傳清白處于河澗  
人之稱世族者歸焉弘治十三年庚申二月丁亥府君  
乃生狀貌異常進士公奇愛之錫小字曰文會曰此兒  
必大吾門名其識也成童受學于伯姑齊權公幹乙酉  
中司馬旋廢舉子業退居江上日以教子弟訓後生為  
事視簞食如土雖舉室領頰亦不顧也如是數十年不

駁諸工皆成立學徒多興起其治家嚴奉祭謹兄弟是  
 友孤寡是恤所信者正道所斥者異端以勤儉為家之  
 基宜之為身之鵠年既耆老而惟穡事日足務有古人之  
 遺風焉臨河舊里也青祀寓居也晚年謝絕人事致情  
 耕釣渡溪蘇壑壑壽考維祺人擬諸地仙萬曆八年庚辰  
 閏四月辛酉卒于寓舍享年八十一是年七月甲申葬  
 于臨河縣東山曰景山原曰兌震府君娶故左政丞閔  
 寧壽五代孫素節校尉諱世卿之女婦道甚宜人壽賢母  
 先府君二十四年而卒至是為先後封焉男某云云女  
 某云云諸孤早失恃家業蕩析骨肉殆不克保存府君  
 在提右學辛勤撫鞠外盡嚴父之教內無慈母之育小

者為元水火長者知義方以至承藉餘慶接武朝列人誰  
無一父昊天之恩在諸孤充罔極也椿齡已高而或游宦  
四方或散居他鄉未得日侍膝下罪戾所積酷禍斯延  
彼立倉者天曷有窮已嗚呼痛哉男舍人誠一泣血謹記

### 先妣閔氏墓誌

先妣卒三十四年庚辰先君上世諸孤奉葬于先妣墓  
前相與泣血而言曰孝子慮患也深葬必有誌而先妣  
之墓尚闕焉易世之後雖有仁人君子何所徵而掩之  
於是刻片石乃埋其幽曰惟閔氏興自驥與有尚衣奉  
御稱道始仕麗初其後克大位鈞軸素文衡者十數代  
無名事業多在國乘入我朝左政丞驥與府院君諱

雲霄翁漁隱乃誕 大妣克配 獻陵皇是為元敬王之本  
又百世由茲毓慶 獻陵累幸其第命從臣歌其事成  
石磻詩所謂漁隱門深迎鳳輦者是也漁隱有二子長  
曰無疾驍城君驍城有子曰嘉其官於妣為曾祖祖曰  
其官諱興考曰素節校尉諱世卿妣曰永嘉權氏丹城  
縣監諱之也弘治戊辰某月日生先妣資稟端淑  
性本仁孝其在室也人已知其為賢婦十四來配先君  
子身服貞順之宜心絕妬忌之慮喜怒不形於容貌罵  
詈不加於婢使其至性蓋如此事舅姑順而無違待姨  
妣和而有禮睦於夫黨仁於隣里族婦宗女咸仰其壺  
儀家素貧寡而又多子女躬蚕績以備剪製之具量出

入以供庖癸之費未寒而手中之線遍及群兒年飢而  
盜中之粟可活八口先君得以游學四方而不以家事  
經心焉丙午歲白兄登第娶婦于海郡當盛暑廢寢食  
以裝束既行而得疾委諸老婢弱息之手診視無所問  
藥石無所求蒼皇奔走遂遘大禍寔六月十四日也享  
年三十九時膝下諸幼九八人而多在髻髻襁褓中臨  
沒顧視泫然流涕不以一死為悲而乃以遺孩為念天  
乎神乎胡忍是耶吾兄弟猶得免水火至成立男而有  
室女而有家以至聯桂籍竊位于朝者無非陰德之報  
也嗚呼榮華速後而祿不及養三紀茫茫墓木已拱窮  
天下之聲無以盡其哀殫天下之辭無以述其恨其哀

其恨終天而止矣先君諱某乙酉生負男某云云女某  
云云內外諸孫男女若干人男合人誠一泣血謹誌  
行狀

成均生負府君行狀

先府君諱璉字瑩仲姓金氏義城人高麗贈銀青光祿  
大夫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諱龍庇公其始祖也高祖  
諱永命新寧縣監曾祖諱漢啓副知承文院事祖諱萬  
謹成均進士考諱禮範秉節校尉妣寧海申氏數世居  
安東府進士公始移臨河縣川前里府君生于弘治十  
三年庚申二月初三日丁亥卒于萬曆八年庚辰閏四  
月二十三日辛酉葬于是年七月二十九日甲申享年



八十一娶左議政驪興閔霽齊五代孫秉節校尉世卿之  
女先府君三十四年而卒男克一登嘉靖丙午文科前  
密陽府使次守一乙卯生負次明一甲子生負早卒次  
誠一登隆慶戊辰文科議政府舍人次復一登庚午文  
科刊曾佐郎女長適文化柳瀾庶男行一庶女二內外諸  
學論李逢春次適文化柳瀾庶男行一庶女二內外諸  
孫男女若干人府君生而岐嶷狀貌異常曾王父進士  
公見而竒之命小字以文會曰此兒必興吾門名其議  
也年十六始從伯姑誓青鳧權公幹受詩禮之學權公  
家行甚修教人有方其誘掖提撕者無非孝悌之道府  
君一皆虛已遜受無不心服而力行之數歲中學業大

進儻章刮目我外祖府君察其志行乃有東床之擇外  
祖弟賢良科世貞公己卯名儒也府君又從之遊得聞  
當世諸君子緒論自是見聞日廣文藝亦達乙酉中司  
馬仍遊學泮中與河西金麟厚結為同榻之友一時名  
士多稱許嘗與湖南崔雲秀讀書于京山之獅子庵崔  
患河魚達夜如廁山多猛獸人無將護者府君十起必  
偕陝旬無倦色一日夜大雨如注扶崔而出倚立墻壁  
間不覺入睡寺後簷忽摧聲振地府君以崔為虎所攬  
遽入廁呼之則崔曰吾亦以君為死於虎矣相與驚嘆  
者久之崔曰君有父母吾果遭虎而君與之同死則得  
無許身之悔耶府君曰吾二人千里為客倉卒遇患義

當相教先儒所謂不許以死者非此之謂也崔月餘乃  
廖感其高義見人輒稱其善聞者多之早辭舉業卜築  
于臨河之傳巖挈家以居之朝夕問安于父母之所涉  
江來往雖風雨不廢或出遊從他還必先父母之所然  
後乃退常以家貧闕養為嘆雖水菜羹藜必先送之使  
者還曰進御云則喜傳巖仿構書堂一區聚子弟及鄉  
黨蒙士立學令巖課程教誨諄諄不厭不倦如是積數  
十年不輟學徒多興起絃誦之聲聞於一境庚子丁外  
艱庚戌丁內艱殮葬祭奠務從朱文公家禮與仲氏執  
喪甚謹廬墓三年終始不懈平居尤謹於祭祀齊三日  
戒飭內外無敢喧譁蒞事嚴敬人莫敢仰視每教子孫

曰人家興廢必由祭祀豈有祭祀不謹而能享其福者乎嘗憤世俗崇信巫覡之事在門墻則嚴加殛斥若將流焉當時大小巫聞府君名則莫不戰慄府君所居之里皆辭不入有神堂在縣之南山高處俗傳高麗庶與邦乃其神云巫覡之徒倚以為妖傷風敗俗日以益甚一日府君數其罪曰汝以前朝巨奸死者餘罪天地之所不容其神已死其鬼不靈豈可使居高臨下以惑吾民乎即令毀之宛丘之俗亦因此而小革焉又有賊首潛住山谷殺越人于貨人皆畏縮莫敢誰何府君挺身告官討捕除之曰昔擊兩頭蛇埋之猶有陰德之報況此賊患豈止兩頭蛇而已乎吾子孫必受其報矣伯氏

甫登第而先妣違背膝下諸雛凡八人而多在鬢齒襁  
褓中府君辛勤撫鞠靡所不至夜則左右抱携兒求母  
乳其聲甚哀府君自乳之雖無甘液見輒嚙之止哭府  
君每發此言左右莫不嗚咽泣下嘗嘆世人惑於愛猶  
卜妾必畜其性度溫順者日以誠心字育愛同已出之  
義反覆教詔若有違忤則必嚴辭譴斥竝悔改乃已見  
梁燕乳雛黃口滿巢而一燕死一燕獨乳俄而雄更呼  
雌雙飛入巢黃口皆呀呀張口而墜龍視之則皆口棘  
焉蓋後燕所毒也府君愕然曰物尚如此况人乎此天  
所警我也即作詩揭座右以寓箴戒之意諸母咸服感  
如之訓視保益謹猶恐不逮諸雛雖弱齡夫時而得免

水火飢寒以至今日昊天罔極之德非但生我而已慈  
養既至而教道亦嚴雖幼少者常令居素學堂不得輒  
至間巷間習為墻商之戲讀書之暇時或賜坐從容歷  
舉古人嘉言善行提耳而回命之諸孤不肖雖不能奉  
承庭訓冒玷科選竊祿于朝者實餘慶所及也兄弟之  
間友愛彌篤王父公未及傳家府君計畝分田極其均  
平弟姝咸悅皆從口分而不置契券蓋以口當券也故  
吾家歷數代無契券而一無所爭焉先妣有姪樞早孤  
無依府君擬以歸教養同於諸子竟至成立季父多子  
女嫁娶不能以時出財辦裝嫁遣二女季姑病革慮其  
倉卒無具為擇木治棺以送及歿送終諸事極力營辦

鄉鄰皆稱道之家世清寒念子女貧窶鳴鳩之恩至老  
不衰其給贖多寡以貧富為率亦皆口授而無券晚年  
嘗遊寧海之青杞縣愛其山洞幽閑且有耕釣之樂遂  
移居常以課奴勸農桑為事得穀雖多亦不畜輒分諸  
子孫宗族之貧者諸子或以暮年勤勞為諫乃曰農民  
職也民而惰農民之棄也況盜盜盛之供妻子之育皆出  
於此雖有意外之言吾食吾力庸何傷乎氣力康健晚  
而喜射每遇佳辰令節則招集山翁溪友與之說桑麻  
問疾苦黃鷄白酒惟真率是尚酒數行府君必先次拾  
呼羈竝立童顏鶴髮望若神仙審固躍如猴必中的嘗  
有詩曰八十老翁爭中六鼓聲雷動起拈腸聞者歎服

好善嫉惡出於天性聞人善行則必稱美而揚之惡行則必欲聞官而治罪以故頗為不善者所忌而亦不屑意焉海鄉無賴良家子弟初不知學長益偷惰府君通于縣境令勅立書堂府使楊士奇為撰上梁文出官舍剝餘以助其費縣人自此始知學書諸子通仕籍嘗曰事君之道當以積誠見信為先若不見信而徒言之為尚則其免謫已之疑者鮮矣且為人臣者寧復玉碎不宣瓦全汝等為君子而死則吾視猶生也為小人而生則吾視猶死也其嚴君子小人之辨如此每念權公教誨之恩見諸子榮顯輒曰汝知所以致此乎苟非我師教我之勤汝等已編軍伍矣我不能報三生之恩無以



見地下英靈汝等其知之伯兄無子深念繼祀之重以  
仲兄之子澈為後遺命以青杞別業屬祭田永世不得  
分喪具皆從儉約窳寒子女不得用油蜜果床明象子  
敬宗之義戒庶孽凌嫡之弊所言皆治命也及感疾力  
欲返臨河舊居蓋首丘初志也臨終曰吾年壽已極天  
之餉我多矣復何求哉怡然不以為憾焉府君身居歛  
畝名不顯於世雖有隱德人鮮克知之嗚呼世之知不  
知雖無加損於府君而人子顯親之心自有所不能已  
者若其溢美以取譏則先賢已有戒諸子雖無狀亦不  
為也敢泣血具狀以聞

奉先諸規 慶吊並付

允祭儀一從文公家禮時祭則每年二分二至定行遠  
近子孫等不待宗家通喻先期齊會致齊行祭有故則  
具由呈單于宗家分至之日宗家有故則先期通喻于  
各家其有無故而不然者則宗家一一置簿一年通計  
門長諸會時輕重論罰事

人家慶事甚狹代數既多則各位陳設極難丘氏儀節  
及國朝五禮儀有共卓之制先父兄平日亦以是禮為  
可從故具圖如左一依定規毋得任意加減事祭則自

禮如儀祭石若  
祭則亦一卓

圖	豆	一	共	祭	時
飯	考位			妣位	
初味湯	盞	羹	是筋	飯	羹
麵	二味湯	三味湯	醋湯	初味湯	二味湯
佐飯果	肉	魚	魚	泡湯	餅
	蔬	藍果	交菜果	沉菹果	沉菹果

子孫貧富不同雖當稱家有無而吾門子孫衆多輪行  
 之際五六年一行如此有烏烏之情者豈不能致備乎  
 然或自護貧窶慢不用意代數稍遠則雖非貧乏者亦

鳥卷集卷六  
 二

不盡心追遠報本之誠果如是哉凡祭物務令精潔滌  
器具饌等事丈夫婦人皆當身親供具監視未祭之前  
勿令人先食及為猶大虫鼠所污祭肉醬割之餘及皮  
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穢褻慢以盡嚴敬之心此條具在

文公家禮子孫最宜體念焉

齊者所以交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係  
焉可不謹哉禮有七日戒三日齊之文而家禮但云三  
日齊時祭一日齊忌祭者人家勢有拘碍或不能盡然故立  
為中制為萬世通行之規也數日齊戒幾何而子孫多  
不致謹雖簋豆交錯禮儀備至神豈顧歆哉今當一從  
家禮主人率衆大夫致齊于外主婦率衆婦女致齊于  
內沐浴更衣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至變味不得

茹葷不吊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齊之日

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

三日乃見其

所為齊者致其誠敬庶盡思成之孝

子孫苟簡成習忌終或於其家行之極為未安今後則  
雖遠居子孫必就家廟設行違令不率者皆以定罰事  
祖先祭祀人家例以父祖代數輪行故子孫衆多則四  
五年一祭獨子無兄弟則每年設行踈數不均極為未  
安今後則忌祭奠祭見在子孫等輪行事

時祭時祭祭子孫等各以時物隨所得來獻宗家以助  
祭需會宜忌祭則不在此例

四代墓祭不為定日或同日設行故子孫等雖到墓下  
不得親行極為未安今後則各其俗節前期三日相次

設行除有故外毋得進退

高祖係是有服之親故禮典雖有祭三代二代之文先儒許令祭及高祖著諸家禮而子孫無追遠之誠委以國法不遵禮文從厚之意安在吾門自祖先以來致祭惟謹子孫各宜盡誠世守勿替事

吉凶慶吊諸規

婚姻時同主及三寸行則各出白米真荏木花鷄雉魚酒麪等物先期輸送于本家四寸行則差減有司出回文先期輸送依此屬父母同居者則差減婚姻中有男無女則新婦禮時亦依此相助行禮時門族齊會監事或有衣服鋪陳器皿假貸之物不吝相借事

喪葬時初喪則同生及三寸行則聞計即時奔喪各出

紙布麻及成殯諸具役奴二名自持糧限成殯使喚四

寸行則隨聞計先後近則即往吊祭遠則或親往會葬

或遣人吊慰不出喪內非但四寸行凡親戚朋友間皆然各出賻物差

減有司次知收合廬墓造成事永葬時則同生及三寸

行則各出米豆麴菹清濁酒先期收送于喪次運灰五

畝後奴三名自持糧三日付後四寸行則出物差減有

司次知收送後奴二名自持糧三日付後有司親監董

役事有資力者不在比限

避寓時同生及三寸行則各出米醬鹽饌隨所得即送

四寸行則差減收送事遠居及父母同居者則疾疢時力有不及不在此例

隨所聞先後俾人相問或親往相救或尋醫問藥或致味調養隨疾病輕重董行尊卑務盡情禮如有水火盜賊獄訟等事亦宜盡心相恤事

古人居鄉黨者四五月朔皆有往來相見之禮况子弟之於父兄尊長乎古禮雖不可一一從之正朝乃是一歲之首拜賀之禮尤不可廢也非有大故則必躬詣禮見毋得怠慢廢闕如有迎送餞慰賀等事則亦當隨宜行禮以盡敬愛之心毋得回循蹉過事

兄弟親戚之間或言語相失或財利相爭以致失和相閱甚至速獄致訟天倫化為仇敵反不如路人者比比有之不亦悖哉吾門承祖先之訓子孫等務相雍睦未



有將戾之行前所云云雖不足慮而至危者人心也各  
宜率德勵行謹守先訓毋得敗道傷義上辱祖先下貽  
門戶之羞不幸而或有不率者則門族相與忠告而善  
道之然且不改則擯黜門列俟其改過自新然後許入  
事

鶴岑先生文集卷之六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